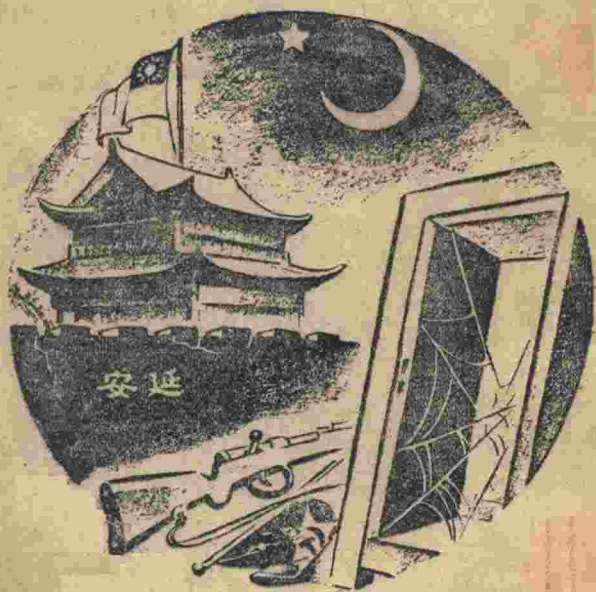


時代叢書

中國共產黨之失敗



拔提書局出版

中國共產黨之失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實價

上等白報紙
外埠郵費加

元成

中國共產黨 之失敗

版權
所有

發行者 拔提書局

南京太平路三七三號

電話二四〇五二號

著者 鄧文儀

印刷者 南京印刷廠

南京西華門三條巷

總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三七三號
電報掛號二一四九號

拔提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吳淞路
西安：南大街
邵陽：西直街

△全國各大書局

成都：祠堂街
貴陽：中華路
瀋陽：太原街

▽

長沙：伯陵路
瀋陽：太原街
拔提書局

引言

中國共產黨之失敗，不自今日始。我們可以說，自民國十六年共產黨背叛國民革命後，一直到今天計有二十年的時間，共產黨都是在失敗之中。但是到今天，爲甚麼共產黨還沒有被消滅，爲甚麼它在屢次失敗之後，還能死灰復燃而繼續爲國家的禍亂呢？我們推究它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共產黨憑藉共產主義，以資號召。本來共產主義這種思想，是古已有之的，並不算甚麼新奇。但是自從馬克思的學說出來後，稱之爲科學的共產主義，於是便有許多信徒，而且發表「共產黨宣言」，組織國際的共產黨來推行。尤其是自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後，共產主義在國際上獲得了相當的地位，於是便成爲一個相當時髦而具有相當煽動力量的主義。這個主義雖然違反中國的國情，不能拿到中國來實行，但是中國共產黨以之爲號召，來欺騙青年，却仍具有相當炫惑煽動的力量。這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生存一時的條件之一。第二是共產黨潛伏國內社會，實施陰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陰謀詭計的黨。它是爲了目的不擇手段，在政治上、文化上、宣傳上，用種種方法來欺騙青年，欺騙民衆，並勾結土匪，實行軍事投機來裹脅青年，裹脅民衆。雖然它是爲外國所御用的「赤色漢奸」——「第五縱隊」，但是國人往往不認識它的真面目，爲它運用各種社會組織及巧妙的宣傳所蒙蔽。所以共產黨得以假借民主，冒充愛國

來欺騙國內民衆，混淆國際視聽。加之一般官僚政客投機份子（爲民主同盟諸人），爲了想升官發財，謀個人的出路，不惜做共產黨的尾巴，爲之推波助瀾，替共產黨張目。這是共產黨之所以能生存一時的條件之二。第三是共產黨利用國際組織，以爲聲援。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一個有國際背景及國際組織的黨。它的國際背景與國際組織，就是第三國際。因此，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有外國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有第三國際的援助。很明白的，外國會供給中國共產黨以金錢及武器，而第三國際則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並在國際上爲它宣傳。這是共產黨之所以能生存一時的條件之三。中國共產黨因爲有這三個生存條件，因此在過去，它失敗了又可死灰復燃，迄今仍爲中國的大禍患，這是中國一件最不幸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中國吃共產黨的虧實在不小！可以說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就沒有一天安甯過。共產黨所做的，都是禍國殃民的勾當。共產黨是雖想中國不亡，唯恐天下不亂。因此，它破壞革命，破壞國家統一。破壞建設，破壞民族團結。發動內亂，殘殺中國人民。實行清算，鼓吹階級鬥爭。舉例來說，十五六年的北伐，共產黨始而反對北伐。繼而企圖篡奪國民黨，終而發動「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破壞北伐事業，使北伐之役不能徹底完成國家之統一。致造成以後的地方割據之局，妨害國家之建設。如果那時沒有共產黨的中途背叛革命，那末北伐事業必可順利完成。國家統一必可徹底成

功。而那時中國就能放手建設的話，國力早就充實了，那以後日本還敢來侵略中國嗎？所以中共破壞北伐，就是破壞國家建設。又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此種外患可以說是由共產黨引進來的。民國二十年正是「紅軍」鬧得最厲害的時候，「紅軍」與日軍可以說是裏應外合，互相呼應，其攻打的共同目標，都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那時政府爲了「安內攘外」「準備抗日」，對於日本不能不暫時忍讓，以致日本得寸進尺，更包藏擴大侵略之禍心。另一方面，中共勾結土匪，組織「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在湘、鄂、贛、豫、皖、閩等省農村之暴動燒殺，既摧毀農村經濟，斲喪國家力量，又破壞國家統一，妨害國防建設，致更啓日本侵略之心。如果那時沒有共產黨之組織「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到處暴動騷亂，摧毀農村經濟，斲喪國家力量，破壞國家統一，妨害國防建設，那末，中國在北伐成功後，即能銳意建設，那末國力充沛，國防鞏固，日本必不敢輕舉妄動。而八年抗戰受日本侵略之禍也許可免。所以日本之侵略中國，是共產黨引進來的。至於抗戰勝利後，共產黨之發動軍事叛亂，破壞和平，破壞統一，破壞交通，使復員無法迅速完成，建設不能馬上開始，致人民在經過八年之艱苦抗戰後，得不到安居樂業，而物價之高漲，經濟之枯竭，人民生活不但得不到改善，而更加痛苦，這都是中共內亂之所賜。而中國之國際地位，亦因中共之叛亂而降低不少。如果抗戰勝利後，中國沒有內亂，那末在國際和平，國家統一之環境中，

必可迅速恢復交通，完成復員，開始建設，使社會秩序得到安定，人得到安居樂業，而中國之國際地位必可日益提高。在國際平等互惠之原則下，獲得美英等同盟國之經濟協助，而建設我富強康樂之新國家。今中國之內亂與人民之痛苦無疑的是中共製造的。所以自十六年中共破壞北伐背叛革命起，到今年三十六年這二十年當中，中共所幹的，都是禍國殃民的勾當，這真是令人痛恨的事情。

我們追懷這二十年來中共禍國殃民的事實，誠屬使我們疾首痛心！但是我們要問在這二十年當中，中共獲得了甚麼沒有呢？事實告訴我們，除了失敗之外，甚麼也沒有。這二十年來的事實，證明了一個道理：就是中共是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黨。二十年來中共之失敗，其敗一黨的事小，敗國家的事大。因此，我們不能讓中共再胡鬧下去。禍國殃民，我們要針對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國生存的原因，從客觀上事實上指出中共在主義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民運上及國內國際宣傳上之失敗，使中共再不能濫藉共產主義，欺騙民衆；再不能濫伏國內社會，實施陰謀；再不能利用國際組織，以為聲援。同時，我們從客觀上事實上指出中共之失敗，這一方面固可以促使共產黨人之覺悟，使他們知道過去之非是；另一方面也可正確一般青年及民衆之認識，使他們不致再受中共之欺騙。這樣，方可使中國免去令人痛心之「共禍」。所以今天我們來批評中國共產黨，指出它在各方面的失敗，這是一件有必要而且重要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之失敗目次

引言

- 一 中共在主義上之失敗
- 二 中共在政治上之失敗
- 三 中共在軍事上之失敗
- 四 中共在文化上之失敗
- 五 中共在民運上之失敗
- 六 中共在宣傳上之失敗
- 七 由延安看中共之失敗

結論

一 共在主義上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乃是信奉共產主義的黨，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惟這裏所指的共產主義乃就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而言。因共產黨坦白表示，彼等乃馬克思主義者，故其所信奉的共產主義，當然爲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而毫無疑義。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主張用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以達到共產的目的。實行這個主義，最低限度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是資本主義發達，有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第二個是階級分化顯明，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具備了這兩個條件，那末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許可以實行。

現在我們來看看中國是不是具備了這兩個條件，是不是能夠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呢？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既無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階級分化不明顯，又無強大的無產階級；這如何能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呢。所以國父孫先生早就指示過我們：「中國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它；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使用不着」。因此，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搬到中國來實行，便注定了它失敗的命運了。

中國共產黨的前身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民國十年第三國際派維丁斯基到中國來，才把它改爲共產黨，成爲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於是中國共產黨才正式成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爲了表示其爲共產黨並實行共產主義，因此，高調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把工作重心放在工人運動上，企圖實現社會革命。那時中共完全模倣俄國，要布爾塞維克化。結果，階級鬥爭既行不通，工人運動亦展不開，所謂共產黨也者，祇是五四時代少數青年所組織的一個小團體而已。於是共產黨不能不改絃更張，改變它的主張。

所謂共產黨改變主張，就是指它召集杭州會議，決定參加北伐革命，加入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而言。從此，共產黨便大叫『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由信奉共產主義而改信奉三民主義了。所以民國十三年中共之加入國民黨，從事北伐革命，實行三民主義，這是馬克思共產主義在中國第一遭遇到行不通的困難，而不得不予以放棄。

中共在那時爲甚麼要這樣改變主張呢？當然這不是偶然的事，乃中國的客觀實際情形迫使它不得不然，否則，它就無法生存下去，一出世就要遭到夭折的。當時第三國際的看法也是如此。所以中共之改變主張，與其說是杭州會議的決定，毋甯說是第三國際的命令。民國十二年，國父孫先生與蘇俄大使越飛所發表的聯合宣言，便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那個宣言中說：『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

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這個宣言，無異是第一次宣佈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死刑。

、也許有人要說，共產黨在民國十三年加入國民黨，從事北伐革命，實行三民主義，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乃是它一時的策略，並不是它真的放棄了馬克思共產主義。中共在北伐中，後來不是想篡奪國民黨嗎？不是到用羣衆運動，在工人中組織工人糾察隊，在農民中組織農民自衛隊、想把蘇俄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歷史在中國重演嗎？是的，那時共產黨的確是有這個企圖，但是由於中國並無使此項十月革命成功的情況，因此，共產黨的企圖是失敗了。

共產黨在北伐中，想把國民革命轉變爲社會革命的企圖失敗後，於是它召開了一個「八七會議」來檢討失敗的原因。這個會議充分承認在北伐中的共產黨，並非共產主義的黨，而實爲三民主義的同情團體。這個會議指出三點：第一指明那時的共產黨「不是共產主義的」，因爲它「堅決反對均分財產」，不提出土地革命；第二指明共產黨在那時「對於那些革命的主要問題……所依據的立場，實際上與國民黨一樣」，失掉「自己獨立的政治面貌」，第三指明共產黨在那時「阻止和緩階級鬥爭」，放棄「工農等民衆團體……之領導與監督」，「贊成成批地解散工農之組織」。總之一句話，在北伐時代

，那時『不是共產黨指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份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中共八七會議告黨員書」）。由此可知，八七會議的檢討，證明共產黨在北伐時代，的確是放棄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而來做實行三民主義的工作，雖然它後來仍想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想把國民革命轉變為社會革命，但結果不過做了一個夢而已。因此，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在北伐時代，共產黨在三民主義的掩護之下，實行共產主義的企圖，是失敗了。這是共產黨在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上，第一次的大失敗。

八七會議後 共產黨恢復它的本來面目，原來要它加入國民黨，從事北伐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的第三國際 現在要把它『從根本上改正』過來。於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國口號，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推翻……國民黨中央政權的目標，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而且『提出蘇維埃的工農民權獨裁的口號，堅決地決定改造黨的組織及引進工人同志來負指導工作的責任』（中共六大決議）。這是第三國際把中國共產黨澈底布爾塞維克化，要使中共在中國來做俄國共產黨的事業。從此中共便離開三民主義而實行共產主義，從事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了。

但是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只有大貧小貧之分，並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別，這怎麼進行階級鬥爭呢？於是中共不管三七二十一，到農村去製造階級鬥爭。它在崇山峻

黨之中，勾結土匪，組織「紅軍」，作爲無產階級的武力；在荒涼偏僻之地，鼓勵流氓，建立「蘇維埃政府」。作爲無產階級專政。並進行綁票勒索、沒收錢財、分配土地、劫富濟貧的工作，這樣，它就是在實行所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了。

大家都知道，中共自民國十六年起，它就開始做所謂「紅軍」——蘇維埃運動」。那時它在江西、湖北、河南、安徽、福建等省，曾經組織了不少的紅軍。建立了不少蘇維埃邊區政府。而且於民國二十年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政綱、憲法、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政策等重要法令並頒佈之，宣告中華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定瑞金爲國都，改瑞金爲瑞京，設中央政府於此地。後來又於二十三年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這個大綱上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以保障工農利益、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更使勞動羣衆脫離資本主義的剝削，走向社會主義制度去爲目的」。這很顯然的。共產黨是要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付諸實行，而且規定於其所謂憲法大綱之中了。

那末，共產黨是怎樣在中國來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呢？第一、就實行的地區來說，它是在那全國經濟最落後而且偏僻荒涼的地方，像井崗山、東岡山、九嶷山、洪湖、金家寨、瑞金等地爲實行共產主義的根據地。第二、就階級鬥爭來說，它是純粹用人工來製造，用法令來規定階級。有田多少畝者爲地主，多少畝者爲富農，多少畝者爲中農

；而且把『階級成份提到羣衆大會去通過』，被通過爲地主者就是地主，被通過爲富農者就是富農，被通過爲中農者就是中農。第三、就社會革命說，它是以土地革命來冒充社會革命。即所謂打土豪、分田地，以土地引誘農民，驅農民殉於土地，循環掠奪，迄無止境。第四、就無產階級專政說，它是以農村的流氓地痞來專政，建立蘇維埃政權。至於它做蘇維埃革命的方法，則爲游擊、暴動、沒收、燒殺，以威脅、利誘、恐怖政策，來裹脅農民當紅軍，擴充武力，割據地盤，企圖『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來赤化中國。

共產黨這樣實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結果，不但產未共成，而且把農村經濟破壞無遺，弄得農村凋敝，農民流亡，引起全國人民的深惡痛絕，而所謂共產黨的紅軍蘇維埃運動也者，變成李自成、張獻忠的事業，變成禍國殃民的紅色流寇，於是馬克思主義變爲李自成主義、張獻忠主義去了。而以江西贛南爲老巢的紅軍及其蘇維埃政府，經過政府五次圍剿而站不住脚，不能不作『二萬五千里逃命』到陝北去了。中共到達陝北這個更荒涼之地後，要想以土地來引誘農民嗎？土地沒有人要，土地革命做不起來，這時它走入絕境，爲了要求活命，於是它不能不拋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而求救於三民主義。因此，它於民國二十五年通過『關於「堅決實行三民主義」的提綱』。並於次年『鄭重向全國宣言』：『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

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綫之職責。這個宣言是中共自己把它自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十年來所實行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全盤宣告取消了，這是中共在主義上的第二次大失敗。

從此中共又重新來信仰與實行三民主義了。它參加抗日，並表示『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並肩攜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對於三民主義，在有人懷疑它是否願意實行時，他反說：『現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反而是國民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又說：『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從中共這種口氣看來，好像國民黨還不是三民主義的黨，要共產黨才真正是三民主義的黨了。對於它過去反三民主義的行爲，中共的首領毛澤東狡辯說：『在過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期，我們共產黨員曾經堅決實行了三民主義。就在一九二七年兩黨合作不幸破裂之後，我們的一切作法，也沒有違背三民主義』。『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在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澈底的民族主義。人民代表會議的蘇維埃制度也不是別的，這就是澈底的民權主義。土地

革命更無疑是徹底的民生主義」。我們不管毛澤東這些話，是如何地曲解了三民主義，但是都可以證明，三民主義的真理迫使毛澤東們不能不開口閉口講三民主義，就是講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不搬出三民主義來作掩護，他們不敢明目張膽講馬克思主義了。由此可知，共產黨的馬克思共產主義是失敗了，三民主義獲得了偉大的勝利。

固然，事實告訴我們：共產黨之講三民主義，乃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的，它雖然宣言信仰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然而在抗戰中，它仍把持軍隊，割據地盤，具有變相的紅軍與變相的蘇維埃政府。而且它是假抗日之名，行擴充力量之實，它之游而不擊，不打敵人，專打國軍，以及殘殺國民黨員及青年團員等行爲，這顯然是故態復萌了。尤其是勝利後，共產黨更露出了其獐獮的面孔，它爭取受降，阻礙接收，破壞交通，攻擊國軍，在綏察、東北、華北、蘇北、山東等地，瘋狂地掀起內亂。雖經美國調人苦心調處，政府再四忍讓，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簽訂整編統編方案，召開三人小組會議，頒佈三次停戰命令，而共黨得寸進尺，居心叛亂，破壞和平，撕毀協定，非把國家人民置之死地而不甘。所以在勝利後，中共是顯然地又要實行其馬克思共產主義了。馬歇爾說：「共產黨坦白表示，彼等乃馬克斯主義者，並有意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唯先以美國或英國式之民主政府爲過渡階段」。是的，馬歇爾對中共這個認識，的確是一點也不錯。中共在宣言信仰三民主義後，曾一再聲明：「我們是共產黨員

，我們宣佈願意與國民黨同志們一起去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事業而奮鬥。同時我們絕不會放棄我們自己虔信多年並爲之犧牲奮鬥多年的共產主義」。毛澤東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由此可知，共產黨的目的，是仍然要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在這裏，我們可以斷言，共產黨現在又要實行其馬克思共產主義，正如它過去曾遭遇到兩次大失敗一樣，必難逃其第三次大失敗的命運，而且這一次的失敗是最後的失敗，失敗後是再也爬不起來了。其理由是：第一，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階級分化不明顯，沒有具備實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條件，共產黨硬要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搬到中國來實行，當然是行不通的。過去它之失敗者在此，今後也不會有例外。第二，中國的歷史發展法則與歐美不同，歐美是由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須經過兩次革命；而中國則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祇須經過一次革命，迎頭趕上歐美。而三民主義便是一次革命的理論，其中的民生主義可以預防資本主義，使中國不必經過資本主義而達到社會主義。所以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根本不必分做兩步：由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它是採取一直捷方式，由民生主義而實現社會主義。所以馬克思的兩次革命論，在中國根本用不着。於是中共「有意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唯先以美國或英國式之民主政府爲過渡階段」，便是無法實現的夢想了。

第三，中國既然確定走民生主義的道路，而民生主義一實現，中國便不會有資本主義，亦不會有貧富懸殊之階級。而且那時生產發達，分配公平，人民生活優良，社會秩序安定，這樣，共產黨便絕對搗亂不起來，而且根本不容許共產黨的存在。所以說在過去共產黨失敗了又可死灰復燃。而在將來民生主義實現後，共產黨便永遠沒有死灰復燃的希望，於是共產黨第三次大失敗之爲最後的失敗，便是命定的了。

總括看起來，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年成立後，因感於共產主義之行不通，乃於十三年加入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這是它在主義上的第一次大失敗。十六年後共產黨離開三民主義，去實行共產主義，組織紅軍做蘇維埃運動，經過十年的奮鬥，還是行不通，於是在二十六年自動宣告取消蘇維埃，改編紅軍，信仰三民主義，這是它在主義上的第二次大失敗。現在共產黨又離開三民主義，要去實行共產主義，我們可以斷言，其第三次大失敗必爲期不遠，而且這一次的失敗，是它最後的失敗。狡猾的共產黨，在它失敗時，也許會再來一次「九、二二」宣言，但從此可斷言的，是不能再變了。於是共產黨便宣告死亡。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任何政黨都是信奉一定的主義，而且是始終不渝的。實行主義的政策，雖可因時代環境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但是主義是永遠不能改變的。從來沒有一個政黨，今天宣言信仰這個主義，明天又宣言信仰那個主義。有的就怕要算中國共產

黨了。中國共產黨顧名思義是信仰共產主義的黨，但是它曾經兩次拋棄共產主義，而宣言信仰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而且爲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當然，共產黨是曾經製造出種種理由來爲它辯護，說它一方面信仰三民主義，另一方面仍然信仰共產主義，二者並不衝突。這在知道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根本不同，一個是主張一次革命，一個是主張兩次革命者看來，共產黨的詭辯，是欲蓋彌彰，無論如何掩蓋不了其在主義上的失敗的。一個黨拋棄自己的主義而宣言信仰別黨的主義，有甚麼理由掩飾這不是失敗，這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而且今日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又坦白表示，彼等乃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其宣傳方針却仍然決定要利用三民主義以爭取民心。其理由是：「（一）因共產主義不管在鄉村與都市中，均已失去民衆信仰，今後應改稱「民生主義」，以利宣傳。（二）對於馬列主義，在現實情況下，也要停止宣傳，爲適合環境，應找尋事實，引證三民主義，並利用孫中山，以爭取人民信仰」（中中共宣部三十六年度宣傳方針）。這很明顯的是共產主義已經失敗的證明。不然，爲甚麼共產黨的宣傳要利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而不直接宣傳自己的共產主義呢？所以由種種事實看來，事情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了，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在過去是失敗了，現在正在失敗之中，將來必定還要失敗。這是我們在檢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對於實行共產主義一再失敗的事實，所得出來的正確結論。

二 中共在政治上的失敗

由於中共所信奉的馬克思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因此，中共在中國的行爲，是處處失敗，處處碰壁。這裏我們從政治上來說明中共之失敗。

中共在政治上的企圖，當然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亦即蘇聯式之蘇維埃政府。這是自它成立以來就決定了的。不過它有時想直接建立，有時又想經過一『過渡階段』而已。

在北伐時代，中共最初是隱蔽了其直接建立的面貌，那時它表面上雖加入國民黨，參加北伐，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而暗中則把持各地黨政機關，操縱各地工農運動，而且製造左右派，分裂國民黨。它憑藉蘇聯顧問的支持來發展它的組織，想乘機篡奪國民黨的革命歷史，達到陰謀建立蘇維埃政府的目的。但是由於國民黨發覺了共產黨的陰謀，於是便毅然決然實行清黨，使共產黨在北伐中把國民革命轉變爲社會革命，以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之企圖，便宣告失敗了。

中共在北伐中的陰謀失敗後，於是便毫不隱諱的企圖在中國不經過『過渡階段』而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此後中共便着手組織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因此，有所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省政府、縣政府、鄉政府等。這種政府以前在江西、湖北、安徽、

河南、福建等省，的確曾經存在過一個時候。但經過國民政府的圍剿，結果所謂紅軍及蘇維埃政府，中共自己宣言取消。於是中共在中國想直接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又宣告失敗了。

中共在北伐時代及蘇維埃運動時代之失敗，這是過去的事實，是人人都知道的，我們用不着多講。現在要講的，是中共自參加抗戰迄今，在政治上的失敗。

中共自從接受本黨五屆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決議案」，並發表信仰三民主義，因而得免於消滅之後，它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的企圖，是並沒有放棄的。它是想先以美國或英國式之民主政府爲過渡階段。因此中共提出了聯合各黨各派，建立民主共和國，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而反對本黨的一黨訓政。由此來孤立本黨，攻擊本黨，謂本黨不民主，是一黨專政，一黨獨裁。以爭取共產黨的同情者。擴大共產黨在國內國外的政治影響。

無可諱言的，由於共產黨此種策略之轉變及運用，它在國內外的政治影響的確是擴大了。國內有些黨派跟着它走，它主張甚麼，那些黨派也主張甚麼，它反對甚麼，那些黨派也反對甚麼。有些青年及智識份子也很同情它，幫它宣傳，爲它工作，甚至投奔到延安去，認延安爲民主的聖地，而在國外方面，像英美這些國家，也受它及策應它的第三國際所屬各國共產黨的宣傳影響，而同情中國共產黨，而對國民政府發生種種誤解及

不正確的認識。因此，在抗戰中，共產黨的政治影響一天天擴大，跟着它的力量也一天天擴大起來，它拚命擴充八路軍，新四軍，拚命擴充地盤，建立所謂游擊根據地及「民主政權」。這顯然是要把它過去「紅軍」「蘇維埃」那一套拿到抗戰中來復活了。

在抗戰中，中共高叫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叫「建立民主共和國」，高叫「團結各黨各派」，而實際上它的「抗日」的意義，是因為：（一）抗日可以得到國人的同情，可以分散與緩和敵人（指國民黨）的攻擊，在這個條件下，可以爭取廣大的羣衆，可以擴大紅軍，可以加強黨的組織。（二）在革命情緒低落或革命力量縮小的現在，只有抗日才能擴大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才能保護蘇聯，因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故要保護他」（——中共黨的建設——）。它的「統一」，就是要分裂國家，要割據地盤，要把持軍隊，破壞國家政令軍令的統一。它的「民主共和國」，就是用以欺騙人民，欺騙青年學生，攻擊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的真民主，以實行它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獨裁。它的「團結各黨各派」，就是利用各黨各派，孤立國民黨，反對國民黨，威脅國民黨。所以中共在抗戰中一切漂亮的口號，都是些騙人的幌子，都是些陰謀詭計，而它實際的行動，在軍事方面，則是反抗軍令，不守作戰地境，不遵中央編制，自由行動，自由擴編，不打敵人，專襲友軍，煽惑國軍叛變，其新四軍公然叛變等。在政治方面，則是以暴力殘殺官吏，摧毀地方行政，在國家行政系統之外，任意建立

各種名目之行政系統，藉以抵抗中央，割據地盤。在經濟方面，則是摧毀中央稅收系統，斷絕中央財政來源，另立各種壓榨民衆之稅收，私設銀行，擅發鈔票，並禁止中央法幣之行使等。由於中共此等破壞抗戰，破壞統一，破壞團結，破壞軍令政令，破壞財政金融之行爲，使全國人民，一般青年智識份子及各黨各派，都揭破了中共的假面具，認識了中共的真面目。因此，一般人民對於中共固然深惡痛絕，而昔日奔赴延安之青年，都痛哭流涕而逃脫延安，而國社黨（現爲民社黨）之領袖張君勱先生，乃有「致毛澤東一封公開的信」之發表，指責中共把持軍隊，割據地盤，破壞國家統一之非是。從此中共之政治影響是一天天縮小了，國內外人士是一天天認識它的假面具，不再受它欺騙了。

勝利後，中共知道中國若從此得到和平安定統一民主，利於它發展的環境就沒有了，於是它就無法活動，難以生存。因此，中共非破壞和平，破壞統一，破壞民主不可。所以在日本投降後，中共就決心破壞和平，發動內亂，它不讓國家在經過八年長期抗戰之後從事復員建設，它不許人民在經過八年長期抗戰之後得到休養生息。它挾其在抗戰中所擴大的武力，瘋狂地在各處破壞交通，進攻國軍。它破壞津浦路、平漢路、隴海路、膠濟路等鐵路，它進攻歸綏、包頭，利用蘇軍延期在東北撤退的複雜情勢，佔領四平街、長春、哈爾濱等城市，在蘇北大舉進攻，威脅京滬，並下「總動員令」，發動全

面內亂。政府爲了消弭內亂，實現國內和平，一貫主張用和平商談的政治辦法以解決中共問題，因此，先後有蔣主席三次電約毛澤東來渝商談國是，簽訂雙十會談紀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一）關於改組政府（二）關於國民大會（三）和平建國綱領（四）關於軍事問題（五）關於憲草問題五項協議的決議案，召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簽定「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共軍隊爲國軍之基本方案」；並於去年一月十日、六月六日，十一月八日頒佈三次停戰命令。然而所有協定，所有決議，所有命令，都被中共無情地予以撕毀、破壞、違反了。其中雖經美駐華大使赫爾利特使馬歇爾先後苦心調處，政府再四忍讓，然而中共是早已決定「絕對不與政府在談判中解決問題」。它是利用和平談判，來掩護它的軍事進攻，利用和平談判，來欺騙國內外人士；而停戰令頒佈之日，就是它大舉進攻國軍之時。且自去軍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開幕並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後，中共更蠻橫無理，提出恢復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及取消國民大會所通過的憲法爲和平談判的先決條件。此種條件，事實上爲政府所不能接受者，中共乃藉之中止談判。所以本年一月間政府要派張治中將軍到延安去商談，而中共竟發表狂妄聲明，加以拒絕，一手將和談之門予以關閉，並命共軍陳毅部與劉伯誠部圍攻徐州，聶榮臻部進攻平漢路北段，賀龍與陳唐部圍攻太原，向國軍大舉進攻。這通統證明中共是蓄意謀亂，破壞和平，是非利害，至爲分明。因此，國內外人士，完全認識了中共破壞和平的真面

目，而紛紛加以譴責。在國內方面，則有全國各民意機關，各民衆團體，或發表宣言，以告誡，或電請政府要求戡亂。在國外方面，其輿論機關及議會議員，均著論或發言，指責中共應負破壞中國和平之責任，而馬歇爾在其離華聲明中，更指出中共爲「擁有百餘萬軍隊」之武裝政黨，其「不欲獲致公平之妥協」，而相信「只有武力，方能確實解決問題」，便是很好的例證。所以中共之破壞和平，反對和平，而失去國際間及國內人士之同情，尤其久經戰爭痛苦之人民，對之深惡痛絕，這就是中共在政治上之失敗，而毫無疑義。而由目前國際上已獲和平，中國國內極需要和平之大勢看來，中共在政治上此種違反世界趨勢及國家需要之反和平行爲，其必然失敗，亦屬毫無疑義。

中共在政治上，除了反和平外，尤其反對統一。此種反統一的行爲，是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就開始了的。那時它組織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實行紅色割據，而且勾結封建軍閥或地方割據勢力，互相聲援，共同反抗國民政府，阻礙國家之統一，破壞國家之統一。我們知道，中國歷史的發展，現在是處在由中古封建主義到近代三民主義的階段，其在政治上就是要由割據到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法則，誰也不能違反。因此，中共在過去從十六年到二十六年這十年中，雖然用盡了一切氣力，組織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打出了時髦的旗幟，叫出了漂亮的口號，但是結果還是逃不了失敗的命運。現在中共又擁有共軍，擁有所謂「解放區」，成立了所謂「邊區政府」，仍然實行

割據，反對統一，不肯把軍隊交還給國家，使軍隊國家化，不肯把地盤交還給政府，使政治統一化。而且在抗戰中及勝利後，它是拚命地擴充武力，擴充地盤，企圖用武力推翻國民政府，奪取政權。中共此種反統一的行爲，其結果怎樣呢？事實告訴我們，國民政府的統一力量，是一天天強大，而中共的武力是一天天被消滅，中共的「解放區」是一天天在縮小，舉例來說，四平街、長春的潰敗，中原軍區之消滅，承德、張家口之敗退，以及最近魯南魯中及東北之潰敗，陝北延安之潰敗，這是說明甚麼？這不是說明中共反統一之失敗嗎？老實說，中共要想割據地盤絕對割據不了，要想反對統一絕對反對不了，要想分裂國家絕對分裂不了，它現在正在失敗中，最近的將來，必要被消滅，其命運正如它過去的「紅軍」「蘇維埃」一樣，這是可以斷言的。

中共反和平反統一之失敗，已如上述，現在還要說的，就是它反民主之失敗。本來民主一詞之在中共，好像是它的專利品，它開口是民主，閉口也是民主，民主不絕於口，爲甚麼還說它反民主呢？須知中共之所謂民主，根本是假民主，它是假民主之名，以行反國民黨反政府之實。誰都知道。中共的政治哲學，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獨裁。「狗嘴裏長不出象牙」，我們能希望在中共的專政獨裁的政治哲學中找出民主來嗎？這是決不可能的，所以國民黨要實施真正的民主，而中共則竭力予以反對，誣國民黨爲一黨專政，爲法西斯獨裁。大家都知道，中國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權主義就

是民主主義，所以國民黨實爲一民主黨，而且國民黨所做的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其以後的討袁、護法、北伐，也就是爲民主政治開闢道路。不過國民黨所行者爲計劃的民主政治，是要由軍政經過訓政而達於憲政。而中共所攻擊國民黨者亦在此。中共誣國民黨的訓政爲一黨獨裁，一黨專政。因此，號召國內各黨各派，反對國民黨的訓政，向國際宣傳，攻擊國民黨的訓政，謂國民黨假訓政之名，把持政權，不肯實施憲政，還政於民。按之實際，這完全是誣蔑！國民黨於抗戰前，即已決定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實施憲政，要不是「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日本進攻中國，憲政早就實施了。後來雖然抗戰發生，國家又進入軍政時期，然而國民黨仍擬提早實施憲政，曾決定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後終以戰爭緊張，交通困難而未果。殆三十四年戰局穩定，且已有必勝把握，政府乃於三月一日宣佈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八月日本投降，抗戰獲得勝利，戰事結束，國民黨即擬如期召開國大，實施憲政，而共產黨堅持反對，致國大不得不延期。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國民大會於五月五日召集，此時中共知道國民黨要實施憲政了，於是千方百計予以破壞，拒絕提出該黨國民大會代表名單，使五月五日的國民大會，又不得不改期至十一月十二日。到了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仍然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經各黨派及社會賢達請求，臨時又展期三天，決定於十五日開幕。這時中共則完全露出其反對民主反對憲政的醜惡面孔，

要求停開國大了。真正要求實施民主憲政的國民黨，這時再也不能答應中共的無理要求了，於是毅然決然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集國民大會，制訂憲法，使它五十年如一日為實施憲政而奮鬥之宏願得如願以償了。然而反民主憲政的中共，却更露出其猙獰的面孔，橫蠻無理的誣這個國大為「一黨國大」。誣所制的憲法為「一黨憲法」。中共為甚麼要這樣的反對國大反對憲法呢？原來國民大會之成功，就是中共在政治上之大失敗。因為中共雖然高叫民主，却不希望政府實行民主。實施憲政。如此，民主才成為它的專利品，它乃得長期利用民主來反對政府欺騙世人。這是它一再反對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又一再阻撓國民大會開會的原因。現在國民大會已經開過了。憲法也已經通過公佈了，依照「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國民政府已經改組，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就要行憲了。從此中共用以攻擊政府之民主口號就失去效用，不能再欺騙世人了。同時，當中共能叫嚷民主時，它用民主做幌子，拉攏許多黨派，結成聯合戰綫，一致反對政府，指國民黨為一黨專政，獲得一些黨派的同情，於是使國民黨陷於孤立的境地。此次國民大會之召開，表示國民黨決心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中共及其尾巴，民主同盟，雖未參加國大，但是青年黨參加了，民社黨也參加了，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也參加了，國民大會中不只國民黨一黨，於是中共誣為「一黨國大」便宣告破產了，而中共之聯合戰綫亦趨於破裂，青年、民社兩黨相繼退出，民主同盟瀕於奄奄一息，從此，國民黨的孤立局面被打破，而中

共反陷於孤立的境地了。而且國民大會所通過的憲法，是以政治協商會議的憲草修改原則及其綜合小組的協議為基礎，其內容於國父遺教雖有未合，然於中共及其它黨派的主張，則容納很多，所以這個憲法並非「一黨憲法」，它不僅獲得國民黨的擁護，而且獲得青年黨、民社黨、社會賢達及全國人民的擁護。國外人士也認為「國民大會確已通過一民主之憲法」（馬歇爾），表示贊成。祇有共產黨才表示反對，這顯然是橫蠻無理，意氣用事。這顯然是反對民主，反對憲政。今後中共如不改變此種態度，那末不但政府實施的民主憲政反對不了，而且愈反對必愈無力，愈喪失國內外人士的同情。從此它就鑽入牛角尖，愈進就愈無出路了。所以自從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民政府公佈憲法後，中共政治上就沒有出路了。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由於反對民主，它在政治上是已經開始失敗了，而且正在失敗之中，將來必遭遇到完全失敗。這是可以斷言的。

由以上所述看來，可知中共之反和平；反統一，反民主，這不僅是反對國民黨與政府之和平、統一、民主之主張，而且簡直是與國家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世界的潮流作對，因為和平、統一、民主是國家人民所需要的，是世界潮流所趨向的，今中共竟反對之。那就不啻是反國家，反人民，反世界潮流。中共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現然是反國家，反人民，反世界潮流，那就毋怪它過去已失敗，現在正失敗，將來必失敗。如果它尚不覺悟，放棄反和平，反統一，反民主的行爲，那它是絕對逃不了毀滅的命運的。

三 中共在軍事上的失敗

中共在政治上失敗了，在軍事上也是同樣陷於失敗的境地。本來中共是一個「武裝政黨」，是一個熱中軍事投機的政黨。他曾以軍事投機起家，亦必以軍事投機而敗亡。過去他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逃命之慘敗，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們不必說，現在要說的是勝利以後，中共發動全面叛亂在軍事上的失敗。

中共的軍事力量，在抗戰末期，利用其與日軍偽軍勾結，互不侵犯的機會，儘量發展。由老八路到新八路及土八路；由新四軍到民主聯軍及民主建國軍；由自衛軍基幹隊到民兵；都迅速求其發展。在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他們宣稱其武裝力量有二十多萬。去年一月，毛澤東宣佈爲五十萬。到夏季，周恩來的宣佈爲一百萬，還擁有民兵不少。由此可知，共軍幾乎每半年增加一倍。近來更儘量擴充，在其割據區已經實行好幾次總動員，當然又有增加。但是由於攻擊國軍，而遭到國軍的反擊，已經損失不少，現在估計其實力，大概還有八十萬左右。

共軍共有三個名稱，五股力量。所謂三個名稱，就是「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民主聯軍」；所謂五股力量，就是八路軍所管轄的中原、華北、西北三股，由李先念、劉伯誠、賀龍、聶榮臻等統率；新四軍所管轄的蘇北、山東一股，由陳毅統率；民

主聯軍所管轄的東北一股 由林彪統率。

共軍這五股力量，首先遭到失敗的，是中原軍區李先念股。去年夏天，李先念部號稱六萬之衆，盤據豫、鄂、皖邊區。國軍因執行綏靖政策。及一月間的政協決議，與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小組的議定，在國民政府核定的停戰命令之下，祇是監視着李先念的行動。不料李先念不遵命，圖突圍將其主力分向豫陝川西北及皖北蘇北移動，到處騷亂，國軍爲維持地方治安，保護人民生命，曾阻止其竄擾，因之不到一月，李先念部就完全潰敗，祇剩下幾千人，在鄂豫川陝邊界作流寇活動。當時周恩來會說「李先念部是永遠打不散的，鄂豫川陝邊要出大亂子」的話，這完全是「吹牛」，事實上中原軍區是被消滅了，李先念部是失敗了。

其次遭到失敗的，是東北的民主聯軍。共軍在東北，依據去年一月的整軍方案，規定祇有一軍人。後來他們利用國軍調往東北受降的緩慢，及外國勢力的掩護與援助的機會，一方面由蘇北、山東運去東北八萬人，另一方面經由冀、察、熱各省運去四萬人，加上在東北士兵的發展與日僞軍的收編，及祕密接受蘇軍移交的大量的日本武器裝備，到五月初就發展到二十多萬人，以東北民主聯軍的名義，由林彪統率，乘蘇聯撤兵的機會，進佔長春，迫攻本溪、瀋陽。後來經四平街一次會戰，共軍損失五萬人以上。棄甲曳兵而逃。要不是六月初政府下第二次停戰令，東北民主聯軍林彪所部，也許早就得到中

原軍區李先念部一樣的結果。林彪藉停戰令的機會，得以在東北苟延殘喘，整頓補充，裝備訓練，經過半年的时间，又有相當的進步。最近共軍又向長春發動兩次攻勢，第一次渡過松花江的共軍有十餘萬人，且曾一度攻陷農安、九台、萬寶山等據點，並圍攻德惠，來勢似頗洶湧。但經國軍反擊，除將九台、農安、萬寶山收復，並將松花江南岸共軍掃蕩外，並渡江追擊共軍，完全粉碎中共進攻長春的企圖。不久共軍又偷渡松江，對長春發動第二次攻勢，經國軍反擊，共軍又再度潰敗，農安一役，共軍傷亡二萬人，且皆為其精銳。預料共軍將無法逃免其被殲的惡運，東北共軍的消滅，為期當不在遠。

第三遭到失敗的，是老八路。共軍老八路，是十八集團軍的主力，由賀龍、聶榮臻統率，盤據晉、冀、陝、甘、甯邊區，及熱、察、綏各省，為共黨由西北到東北的過程，以張家口為中心，與延安、承德成犄角形勢。共軍自中原及東北相繼失敗後，陰謀攻佔山東、山西、綏遠三省，企圖割據整個華北，截斷中央國軍與東北國軍的聯絡，一面打濟南、青島，一面圍攻大同，會同遼東之共軍，由二萬加到四萬。集中集甯及其周圍者，在六萬人以上。經過一星期，圍攻大同不下，先後損失二萬多人。旋在集甯進行大規模之會戰，不到一週，陣亡者二萬餘，被俘及受傷者人數相等。老八路及曾經二萬五千里逃命的老部隊，在這一戰之後，損失殆盡。這是共軍最大一次的失敗。共軍在大同、集甯失敗後，又在張家口、承德備戰，以爭背城一戰之勝，進而威脅魯北平，

窺伺保定，經過不到一個月的戰鬥，熱察兩省連張家口、承德在內，都被國軍收復，冀東共軍，同時失敗。後復收集殘部，圖攻保定，亦不得逞。傅作義長官曾發表談話說：由於集甯與張家口共軍暴虐的教訓，證明共軍在軍事上失敗了，共黨在政治上也失敗了。

第四遭到失敗的，是劉伯誠部。當共軍於去年七月間，企圖攻掠山東、山西的前後，十八集團軍的劉伯誠部，以其太行、岳軍區及魯、冀、豫邊區之主力，先進擾隴海路，再竄擾平漢路。在隴海路之進擾，經過三星期之流竄，除遺留萬餘人在豫皖一帶外，約損失三分之一。回竄魯西、豫北，經過一個多月的戰鬥，又損失三分之一。合計在五萬人以上。接着在冀南、豫北、晉南一帶之流竄，亦不得逞，且損失不貲。並於接應平漢北段之流竄，自大名一帶被國軍收復後，已無法活動。今年一月間，魯南共軍陳毅部，企圖圍攻徐州，劉伯誠部即到處流竄，與陳毅互相呼應。他統率其第一、二、三、六、七幾個縱隊，從魯西流竄到豫東、皖北，曾先後攻陷不少縣城，其銳似不可當。但經國軍圍捕反擊，跟蹤追擊，此一號稱會「打爛仗」的傢伙，則望風披靡，不敢戀戰。尤其豫東民權野雞崗之役，劉伯誠損失將近兩萬，遺棄輕重機槍步槍大小礮及彈藥等無算。劉伯誠經此慘敗，其主力已被殲滅大半。假定說劉伯誠部共有兵力二十萬人，那末我們綜計他前後被國軍消滅的，總在十萬人以上。劉伯誠是失敗了，他現在已經陷於疲於奔命，士氣消沉，人心渙散之境，其完全就殲，恐怕為期亦不在遠。

第五遭到失敗的，是新四軍。原來蘇北是新四軍陳毅部主力的久據區域，也是共軍威魯爾滬策應各黨派第三方面人士活動的基本力量。此股共軍連在魯南，膠東的共軍，號稱二十幾萬人。從去年七月第二次停戰令下達時，他們在蘇北曾不斷擴大攻勢，兩次改編部隊，三番五次由東北，山東增援，爲共軍全面叛亂的厲區區域。也是戰鬥最激烈，最久的地方。在蘇北惡戰苦鬥的國軍與人民，曾受到嚴重的損失與痛苦。如國軍師長戴奇將軍之光榮殉職，就是一例。但共軍在蘇北的損失亦甚重大，估計其兵力損失，總在十萬以上。現在共軍的主力是已經退出蘇北，而且永遠不能再想流竄到蘇北來，共軍在蘇北是完全失敗了。

新四軍自蘇北失敗後，即集結其殘餘兵力，進攻台嶺支線，威脅徐州，企圖一逞。並曾陷嶧縣，佔梁莊，於是中共大肆宣傳勝利，高叫徐州會戰。國軍經過密部署後，即向魯南進擊，將中共所高叫的徐州會戰轉變爲魯南會戰。緣國軍於肅清蘇北共軍進出隴海路後，共軍魯南臨沂根據地大感恐慌，乃於魯南地區作層層配備，積極構築工事，以期阻止國軍。惟國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向臨沂挺進，銳不可當，於二月初在郟城馬頭鎮之線擊潰共軍肉陣之抵抗，佔領魯南之門戶。是時駐於贛榆之民主聯軍郝鵬舉四個師通電反正，予陳毅以重大打擊。於是國軍軍威更振，乃先後擊破陳毅在臨沂外圍所設之層層內陣，於二月十五日收復臨沂城。此役共軍都有十六個旅，七個縱隊，六個團，約當

其總兵力三分之一。所剩殘部，潰退於魯中沂蒙山地。雖其間曾乘機襲擊李仙洲部，予國軍以一打擊。但國軍續向魯中推進，已先後收復滕縣、費縣、鄒縣、曲阜，津浦路濟南徐州段。不久即已打通，而魯西、膠東、渤海軍區之共軍，不久尚可全部殲滅肅清，這是可以斷言的。

總之，這一年多來，共軍不斷擴充，實行全面叛變，國軍由於整編，更由於大部份軍隊都在西南，加以政府實行綏靖政策，希望政治解決，使得國家早日實現和平統一，俾能恢復國家元氣，開辦經濟建設。所以雖在共軍不斷攻擊之下，仍然先後三次下達停戰命令，致國軍始終陷於被動守勢作戰之不利地位。去年七月以前，國軍到處都被襲擊，然迄來大規模反擊。七月以後，共軍攻勢擴大，國軍才作局部反擊。這半年多來，共軍雖屢遭失敗，然對於軍事投機，仍執迷不悟。仍企圖憑藉武力奪取政權，仍然在繼續動員，不斷流竄。企圖憑藉「有生力量」之民衆戰及「避實就虛」之游擊戰來拖垮政府。殊不知這完全是中共的夢想。就中共之武力來說，共軍之武器裝備訓練，無論如何不及國軍，雖然曾獲得若干外國及日軍的武器裝備，仍不及國軍遠甚。所以中共的軍隊，不論八路軍也好，新四軍也好，東北民主聯軍也好，通統祇能打游擊戰，要打正規戰，陣地戰就不行。這裏有許多事實為證的。像前年共軍進攻歸綏、包頭，久打不下；守山海關，未守住二天就崩潰了；圍攻大同也始終未能攻下，本來預備死守的張家口

，亦在短期內喪失，其它如蘇北、魯南、延安之潰退等等，這通統證明共軍武力之脆弱。像這樣的軍隊，要以武力來奪取政權或割據地盤，這不是做夢嗎？在就中共之「有生力量」來說，共軍作戰是強迫民衆成羣結隊地擁上第一綫，去參加戰鬥，去當礮灰。這就是中共所謂的「以肉彈換子彈」，也就是中共所誇稱的「有生力量」。即以「有生力量」去對付「無生力量」，企圖拿民衆的生命來補助共軍武力之不足，並用以對付國軍之武器戰。中共此種戰法，是太殘忍了，太不人道了！其殘民以逞，喪失人心，無過於此。結果於共軍的力量毫無補益，共軍雖到處驅民於死，但仍然到處失敗，「有生力量」並不能拯救它。三就中共之游擊來說。游擊戰是「聲東擊西，避實就虛」，「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戰術，這是中共最擅長的戰術。過去它組織「紅軍」，打過十年游擊，但結果却失敗了。中共也曾有感於它過去游擊之失敗，所以在去年它的「解放區目前工作大綱」上說：「必須要反對『偏安割據』，『和平保守』，『躲避上山』等觀念，必須要反對『封疆自守』不向外發展的自殺政策，尤其要反對『兜圈子式』，『游擊式』的發展」。又說：「不能再作兜圈式的游擊，兜圈式的游擊，將使我們沒有後方，沒有陣地，以致喪失一切根據地」。於是中共決定打陣地戰了。但是由於四平街、長春之戰，大同、集甯之戰，承德、張家口之戰，臨沂、延安之戰的教訓，中共又感覺打陣地戰實在吃不消，於是去年九月中共發言人王炳南便說：「中共軍隊將在全國採取大規

游擊戰術。從此中共便放棄陣地戰，仍然實行游擊了。但游擊流竄的結果，還是到處失敗，到處被殲滅，游擊戰術仍然挽救不了共軍失敗的命運。我們可以說，共軍武力戰既不行，游擊戰又無效，民衆戰則喪盡人心，加以宣傳失敗，政治孤立，給養無法支持，補給十分困難，客觀上盡是失敗的條件，所以共軍非敗不可！

我們總結一年多來共軍之失敗；其武力已經損失三分之二；其基本幹部損失甚多，無法補充；其所動員的民兵，及參軍所補充的隊伍，戰鬥意志及戰鬥力至爲薄弱，而且近來共軍投誠者，逃亡者甚多。由此種種情形觀之，共軍繼續叛亂要想支持一個很長的時間，決無可能。加之國軍一年多來，已將共軍所割據之三百多縣，收復三分之二以上，而北甯、南滿、安東、平綏、同蒲、隴海等路，已相繼打通，再過若干時日，必可將共軍驅逐於膠濟、津浦、平漢三路之外，那時東北、華北、西北共軍之聯絡，必被切斷，其各軍區之聯絡，必無法維持。而陷於孤立。若再上山作游擊戰，無異走入絕境，必難生存。於是毛澤東、周恩來輩所夢想的再作十年二十年的長期戰爭，以及他們所宣傳的共軍愈戰愈強，已採取主動攻勢，並妄想在六個月內收復所謂失地的計劃，事實上便完全成爲泡影了。我們可以斷言，共軍的前途祇有兩條路；一條是停止叛亂，投降政府，將軍隊統編爲國軍，實行軍隊國家化；一條是繼續叛亂，仍然到處流竄，反對統一，反對政府，企圖繼續武裝暴動，武力奪取政權。現在共軍是走的後一條路，而它之必然失敗，必被國軍所消滅，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 中共在文化上的失敗

在我們從主義上、政治上、軍事上說明中共之失敗後，現在我們再從文化上來說明中共之失敗。

中共在文化上的失敗，我們可以分三方面來說明：第一是所謂「新哲學運動」；第二是所謂「新文學運動」；第三是所謂「新文字運動」。

在「新哲學運動」方面，中共所主張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其內容主要是包括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論等。自五四文化運動後，中共曾大量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有關哲學的著作，翻譯到中國來。同時，在上海、北平、廣州等大都市，辦書店，出版有關馬克思哲學的書籍，辦雜誌，介紹並鼓吹馬克思的學說。此種哲學學說，無疑的是頗為時髦，頗為新鮮，頗為刺激性，好像一個花枝招展的姑娘，對於一般青年及智識份子，頗有誘惑的力量。因此，在北伐中及北伐以後抗戰以前的一個時期內，有許多青年及智識份子，都以研究馬克思的哲學為時髦，為革命，為前進。否則，就是思想落伍。當時大學中的教授，講哲學，因以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叫座；講政治學、經濟學，亦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經濟學最受歡迎。那時，學術界、思想界、出版界，真有被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所籠罩的趨勢。

中共爲甚麼要這樣的宣傳馬克思哲學呢？我們知道，這就是它想從思想上來「赤化」中國。因爲根據中共的思想邏輯，是從哲學到政治。一個人有了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等哲學思想，其政治主張便自然會達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即以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爲方法，來達到共產的目的。這種哲學運動，在思想上，可以造成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可以培養許多共產黨的同情者，這樣，共產黨的影響就容易擴大，共產黨的力量也容易加強。無可否認的，中共此種哲學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的確發生了相當的作用。

但是我們現在檢討起來，中共此種哲學運動，却是已經失敗了。何以見得呢？這可以分三點來說明。第一，中共此種哲學運動，雖然在思想上造成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使他們在哲學上，主張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但是在政治上，不但不贊成中共的主張，而且反對中共的主張。而且他們對中共的主張，還展開了一個批判運動。這個批判運動，從一九二六年末開始，一直到今天，是愈來愈有力。其表現在報刊方面者；於戰前，則有「文化建設」的某些期，「時事新報」（「學燈」）的某些文章，「中國研究」的某些論著。於戰時，則有「抗戰與文化」「抗戰嚮導」、「政治嚮導」等專刊。至於現在，則此種報刊，到處皆是，舉不勝舉。其表現在書籍方面者，在戰前及戰時，則有「論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透視」、「廓清

思想界的迷霧」、「中國共產黨的分析」、「毛澤東批判」、「毛澤東主義批判」等；而現在，則此種書籍，有如雨後春筍，不計其數。這些參加批判運動的人，如李麥麥、葉青、張滌非、鄭學稼、柳甯、丁逢白、張絢中、丘傑三等，多為對馬克思主義很有研究的人，而且是用馬克思主義以批判中國共產黨，所以非常有力。於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便自己反對自己起來。這不是中共之哲學運動的失敗嗎？

其次，中共之哲學運動，就是在共產黨員中也是失敗了。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說甚麼，最好是請中共首領毛澤東自己來說明。毛澤東在其黨內，曾發起一個運動，叫做整頓三風運動：第一是整頓學風；第二是整頓黨風；第三是整頓文風。所謂整頓學風，就是要反對主觀主義；所謂整頓黨風，就是要反對宗派主義；所謂整頓文風，就是要反對黨八股。這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是表示甚麼？就是表示馬克思哲學之失敗，在中共黨中形成了三股「歪風」，對於中共不僅無益，而且有害。現在我們把毛澤東的話摘錄一些如下：

「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翻譯的多了，讀的也多了。……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至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克思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

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金丹神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力的包醫百病」（「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這些話，就是指明中共黨人之研究馬克思主義，祇是背教條、讀死書，一點也不能應用。所以直到現在，中共黨內還沒有產生一個「理論家」。在著作方面，除翻譯一些外國人的著作外，中共黨人沒有寫過一本有理論價值的書。有的只是一些抄襲編纂之作，只是背誦教條而已。此種教條主義的作風，就是表示中共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上之失敗。

「我們黨的一些人發展洋八股、洋教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甚麼地方。……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喜歡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成一個樣子，故意嚇人，這裏面包含着很壞的毒素。……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瀟三。……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

了，開中藥舖。……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這些話，就是指明中共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所出的書，所寫的文章，都是些「黨八股」，只是徵引教條，「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毫無意義。像陳紹禹們所寫的文章就是如此。其文化人艾思奇，陳伯達等所寫的文章，亦無不如此。中共竭力提倡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運動，結果造成其黨內的「黨八股」現象，弄得「流毒全黨，妨害革命」，這還不是它的失敗嗎？

所以由毛澤東這些不打自招的話看來，可知中共在文化上之提倡馬克思主義哲學，結果在其黨內造成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的「歪風」，現在要來加以整頓，發起整風運動。這是欲蓋彌彰，適足以暴露其失敗的情況，而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所發表的有關整風運動的文件，無異就是中共失敗的自供狀！

第三，中共既自知其哲學運動是失敗了，現在已由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想挽回其失敗的命運。但是這是否可能呢？事實告訴我們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所提出的挽救的辦法，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怎樣「化」法呢？毛澤東說：「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

，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爲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份，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瞭解及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入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論新階段」）。

好了，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毛澤東的成就，看看他怎樣「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吧。馬克思主義主要的可以分爲五部份，即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論，科學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對於辯證法的應用，是忽視中國的特點。主張中國應跟着歐美走，歐美經過兩次革命；第一次政治革命，第二次社會革命，中國亦應經過兩次革命：「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論新階段」）。因此，他反對「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民報發刊詞」）的一次革命。於是毛澤東的辯證法便變成了機械論。毛澤東對於唯物論的應用，是他分析中國的經濟是「半封建的經濟」，而他主觀上則願望在此半封建的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於是毛澤東的唯物論變成了唯心論。毛澤東對於唯物史觀的應用，其於中國革命，認爲是由國民革命而蘇維埃革命而國民革命、於中國政治，認爲是由民主政治而蘇維埃政治而民主政治。

中國歷史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隨心所欲，前後跳躍不定的。於是毛澤東的唯物史觀變成了唯心史觀。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論的應用，是用人工製造階級，用法令規定階級，把「階級成份提到羣衆大會去通過」。於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變成了階級製造論。毛澤東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應用，是要在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無產階級不強大的情形下來實行社會主義，是要在過去江西的瑞金，最近過去陝北的延安，這種經濟落後的地方來建設社會主義。於是毛澤東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變成了空想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應用。這種應用是「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嗎？否。這依然是「抽象地應用它」，依然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中國化」毛澤東的企圖是失敗了。

毛澤東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企圖爲甚麼會失敗呢？一句話，就是由於中國不需要馬克思主義之故。按照中國的特點，中國是一個實業不發達，只是思貧而非思不均的國家，馬克思主義實在用不着。因此，毛澤東整風運動的努力，仍然挽救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毛澤東一方面反對舊的主觀主義，舊的教條主義，舊的黨八股，而另一方面則代以他的新的主觀主義，新的教條主義，新的黨八股。毛澤東仍然沒有脫離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的窠臼。因此，我們主張毛澤東此種「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毛澤東先生，你不要有口講人家，沒口講自己呀

！其實你還不是「一丘之貉」嗎？老實說，由於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需要，不怕你們口裏講得怎樣天花亂墜，筆下寫得怎樣通俗流暢，形式上怎樣合乎「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但是這都沒有用，都是枉費心機，決不會「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乃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如果你們不決心拋棄馬克思主義，誠心來信奉三民主義，那末你們是絕對逃不了失敗的命運。

在「新文學運動」方面，中共所主張的是「普羅文學」。所謂「普羅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中共主張階級鬥爭，因此，便運用文學來宣傳階級鬥爭。所以普羅文學可以說是鼓吹階級鬥爭之文學。用郭沫若的話來說，它是「站在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故普羅文學又名「社會主義的寫實文學」。

中共自在北伐中企圖把國民革命轉變為社會革命的陰謀失敗後，它是如茅盾所寫的「三部曲」一樣，由「幻滅」而「動搖」而「追求」。但所追求到的却是「絕路」。「八七會議」以後，由共產國際決定中共走軍事投機的盲動路線，在中國各處暴動，組織「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為了配合這一政治上的運動，於是便在文學上從事「普羅文學」的宣揚。當時中共在上海設立「文化總書記」（簡稱「文總」），由「文總」發動中共的文化人及一些思想左傾愛好文藝的青年作家，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簡稱「

左聯」)，拖出「阿Q正傳」的作者魯迅爲偶像，以之爲「左聯」的指導人，譽之爲「中國的高爾基」。於是這位紹興師爺使紅得發紫，而成爲中國的「普羅文學大師」了。

隨着中共初期的軍事投機，在江西及其它若干省份有一時的發展，「紅軍」的武力及「蘇維埃」的地盤亦日漸擴大起來，於是「普羅文學」也跟着發展起來。那時在文壇上充滿了左翼作家，由「文總」而「左聯」，由「左聯」而文化人，由文化人而書店私刊物，上下一氣，打成一片，都是宣傳普羅文學。因此，有一個時候，左翼作家及左傾思想的文學作品，差不多霸佔了整個文壇及整個出版界。

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還另有其原因。一方面是共產國際用作文化津貼的盧布，通過「文總」的手，而大量的流入了左翼作家羣中，另一方面，在北伐中「幻滅」了的左傾智識份子，經過「動搖」，而又開始「追求」他的幻想，借普羅文學來滿足他主觀的願望。加以「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一般青年不瞭解政府「準備抵抗」的苦心，而對現狀苦悶焦燥與不滿，因此，天然的成爲了思想偏激的普羅文學的贊成者與愛好者。正因爲如此，「左傾」的書籍和刊物銷路暢通，一般書店的老闆，認爲有利可圖，便與「文總」與「左聯」的人物勾結，出版大量的「左傾」書籍與刊物。這便是當時普羅文學會繁榮一時的原因。

當然，這種繁榮，並不是基於時代的需要，也不是事實的反映。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沒有普羅階級，何來普羅文學。普羅文學應該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沒有階級鬥爭，普羅文學何能憑空產生。因此，當時所謂普羅文學的作品，就是描寫落後的農村之農民的騷動及農民沒收地主土地的鬥爭。就作爲是普羅文學的內容；此外就是雜寫一些「標語口號」及政治理論的說教，也就算是普羅文學的作品。像矛盾的「子夜」、中共譽爲普羅文學的成功作品。其實這部小說，根本是中共當時政治路線的說教，祇是一部政治小說，仍然不外「標語口號」的小說化。那裏說得是甚麼普羅文學。所以中共的普羅文學運動是失敗了，它沒有一部真正的創作，魯迅既沒有，茅盾也沒有，其它「自郇以下」，更不消說。客觀的事實，否定了中共的普羅文學運動。

果然。隨着中共「紅軍」、「蘇維埃」運動的失敗，中共的普羅文學也就宣告壽終正寢了。這時共產國際爲了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訓令中國共產黨放棄蘇維埃運動的路線，改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於是中共便於一九三七年九月發表宣言，信仰「三民主義，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而在文學上也就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普羅文學」而改倡「國防文學」了。普羅文學是階級文學。國防文學是民族文學，這是兩個本質上不同的東西，那末中共之主張國防文學，這還不是宣告普羅文學的死亡嗎？所以中共的普羅文學運動是失敗了，毫無疑義的失敗了。而以後其「國防文學

」的表現，又是編寫「賽金花」之類的戲劇，把出賣靈魂及肉體的「漢奸」賽金花，當作他們的謔拜的救國祖母，由此可知，中共的「國防文學」，又走到了絕路。從此，中共轉入到「大衆語」及「拉丁化」運動，中共沒有文學了，中共的文學運動完全失敗了。

在「新文學運動」方面，中共倡導所謂「漢字拉丁化運動」，要將中國五千年來固有的文學予以廢除，而代之以拉丁化的新文學。中共此種漢字拉丁化運動，在抗戰前即已發動。那時它曾在上海設立新文字研究會，編印「語文叢書」，專門討論如何學習「拉丁化」，並在其所辦之報章雜誌上，作漢字拉丁化運動之宣傳。抗戰發生後，中共對此運動仍積極進行，曾在香港設立新文字學會，並開辦民衆傳習班，土語拉丁化講習班，組織拉運隊及青年拉化社，以推進拉丁化運動。在延安成立陝甘甯邊區新文字協會，以爲推動全邊區新文字運動之總機關，並定十一月七日爲文學革命節，由僑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通令各機關，保障新文學之合法地位，不得拒絕使用，發動各機關公務人員，一律參加學習新文字。而僑邊區教育廳，則編印新文字報紙，課本及字典，並訓練新文字師資人員。其新華書店，則大量印發拉丁化書籍。此外，在蘇北，在海外之馬來亞，爪哇，菲律賓以及美國三藩市之華僑中，亦會推行此種運動。總之，它是想達到廢除方块漢字，而全國語言文字都拉丁化的目的。

中共爲甚麼要主張廢除漢字，實行拉丁化呢？很明白的，它就是要消滅中國固有的文化，使中國的文化與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一樣，同列於博物館列館；就是要把中國已經統一文字予以破壞，並使中國的言語不得統一。我們可以說，中共在文字上這一企圖，正如它在政治上一樣，是要破壞國家的統一，而實行地方的割據。漢字土語拉丁化便是配合它政治上的企圖。要分裂國家，要割據地方，要使中國永遠不能統一。

本來中國的文字是非常寶貴的，自庖羲畫卦以迄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此種文字除通行於中國本國外，而安南、緬甸、暹羅、朝鮮、尼泊尔、不丹、日本及希伯利亞邊疆等地，大多尚能使用中國文字。以文字實用久遠言，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傳布流用言，則今日之英語，雖號稱普及世界，而用者不過二萬萬人，實未及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半數，至於其他法、德、俄、意等國文字，更無論矣。所以國父說：「一民族之進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勢方，能旁及鄰國，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過黃河流域之小區，今乃進展成茲世界無兩之巨國。雖以積弱，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爲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爲偉矣！雖今日新學之士，間有倡廢中國文字之議，而以作者觀之，則中國文字決不常廢也（「孫文學說」第三章）。

由此可知，中國文字實爲中華民族發展之命脈，豈能廢除。而中共之倡導廢除中國

文字，採用拉丁化之文字，實爲喪心病狂之主張，實欲割斷中華民族之命脈，而置國家民族於絕境。而且中共此種主張，是違反歷史之發展的。歷史是趨向統一，而中共則要使之分裂。已經統一了的中國文字，而中共則要使之拉丁化，破壞其統一。其與文字分離之中國語言，各地有其不同的土語方言，現在國家正在倡導國語運動，以促進其統一，而中共則要倡導土語拉丁化，以維護語言的分裂。中共此種行爲，不顯然是與歷史背道而馳的嗎？所以中共之漢字土語拉丁化運動，實爲文字語言上的反動行爲。因此，引起國人之羣起反對它，而民衆也不歡迎它。除了少數喪心病狂之共產黨人及其文化啦啦隊外，沒有一個人贊成廢除中國文字，也沒有一個人贊成拉丁化。因此，中共雖然聲嘶力竭的提倡拉丁化運動，而且已有十幾年的歷史，但是毫無一點成就。它是完全失敗了。如果今後它還要提倡，今後一定還要失敗，而且永遠得不到成功，這是可以斷言的。

中共在文化上是失敗了，其所倡導的「新哲學運動」、「新文學運動」、「新文字運動」，還沒有一樣成功，都通通失敗了。

五 中共在民運上的失敗

中共是很看重民衆運動的。它是要利用民衆運動來發展它的力量。圖謀它一黨的私利私益。因此，它努力於民衆運動，而且獲得了相當的成績。共產黨也認爲它是民衆運動的好手，它雖然在某些方面已經失敗了，但仍寄望於民衆運動上，只要民衆運動有辦法，就不怕失敗。縱然失敗了又可捲土重來。因之有一些患了錯覺的人，也以爲共產黨對民衆運動有辦法，是不會失敗的。其實共產黨對於民衆運動有甚麼辦法呢？除了一時的威迫利誘外，有多少民衆是心甘情願跟着共產黨走呢？可以說很少很少。現在我們就從民衆運動上來說明中共的失敗。

我們在前而曾經說過，共產黨本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代表工人階級的黨。但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產業工人非常之少，而且尙是「自在之階級」，而非「自爲之階級」。因此，中國共產黨自民國十年誕生之後，本來是要努力做工人運動的。但是工人運動展不開，於是便不得不放棄其獨立的政治路線，而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此種轉變，當然是中共在工人運動上遭到失敗的結果。

中共在北伐戰爭中，由於潛伏在國民黨裏面，利用國民黨的掩護，來做民衆運動，來把持農會工會，那時中共的確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從通都大邑的總工會，到窮鄉僻壤

的農民協會，差不多都操在中共的手裏。就是那時中央的農民部長，也是由中共黨員譚平山擔任。所以在北伐中，中共對於民衆運動，的確獲得了成功。正因為如此，才發生後來的中共想把國民革命轉變為社會革命的幻想與盲動。

這裏我們必須知道，中共在北伐中，其在民衆運動上之所以獲得成功，乃因加入了國民黨之故，乃因幫助國民黨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工作之故，而當時民衆運動之所以興起，亦是國民黨主張實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適合民衆的要求與利益所致。並非民衆對共產黨有所愛慕與歡喜。所以那時共產黨亦公開承認，「工農等民衆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衆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中共擴大會議」）。後來中共要把民衆運動由「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之方向，轉而為打倒國民黨，於是情形便大變了。民衆對共產黨都望望然而去之，而中共也無論如何鼓動不起來，領導不起來。於是中共在北伐中的民衆運動便失敗了。

中共在北伐中失敗後，召開「八七會議」，檢討民衆運動失敗的原因，指斥那時的中共中央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對於工人運動的失敗，認為是不該「阻止緩和階級鬥爭和工人的革命運動」；認為是「不去開展推動罷工運動，却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權屬於政府」；認為是「想盡方法限制工人的經濟鬥爭，不使

他們爲自己階級的直接利益而鬥爭」（「中共八七告黨員書」）。對於農民運動的失敗，則把責任推在譚平山一個人身上，指斥他「就職（農民部長）典禮時的演說。除批評他是可恥之至，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默無言，他却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民的狀況」反對「過火」的話」。土地問題應是農民部頭主要的問題，但是完全被他忘却。甚至農民部發到各省的調查表，竟無一關於土地關係問題。譚平山同志上任第一件事，就要打算「鎮壓」湖南農民運動。中央對此是贊成的，並且還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領袖，實行恢復「秩序」的任務」（同上）。

中共「八七會議」這些話，完全是錯誤的。其在北伐中民衆運動的失敗，既不能怪那時的中共中央沒有鼓動階級鬥爭，沒有「推動罷工運動」；也不能怪譚平山沒有提出「土地革命沒收土地」；而完全是因爲那時的客觀環境不允許樣做，而工人與農民也沒有這樣的要求，中共想「振苗助長」，沒有不失敗的道理。結果中共是失敗了。

中共在北伐中失敗後，便離開城市走到鄉村去做農民運動。組織並領導農民暴動，從毛澤東所領導的湖南「秋收暴動」起至「二萬五千里逃命」止，這其間中共在鄉村所做的民衆運動，的確表現了相當的力量，它以農民爲基幹，組織了幾十萬紅軍，並在江西等省，建立了一些「蘇維埃」之農民政權。這時中共是提出了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

土地。以分給農民。它是以土地之分得來引誘農民的。這在起初的確也會收到很大的效力，使得一些農村的流氓無產階級及貧農，僱農等擁護它，跟着它走。但當後來農民發現中共分給他的土地，又用「捐稅」「徵收」等方法，奪去他們的收穫，並強迫他們去當「紅軍」，還要他們的命時，農民便紛紛離開了它，反對它。

那時中共在農村進行階級鬥爭。把農民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階級而製造鬥爭。但分析階級毫無一點標準，有時把地主當富農，富農當中農，中農當貧農；有時又把貧農當中農，中農當富農，富農當地主。如此循環鬥爭，地主、富農的土地固然被沒收，而中農、貧農也得不到好處，鬥爭的結果，回歸於盡，毫無出路。

那時中共在鄉村做民衆運動的方法，是沒收東西分給民衆，以收買民衆。收買的辦法是：「要去沒收一家地主了，就號召本村本屋的羣衆一同去。做羣衆大會上舉出沒收分配委員會，在羣衆的監視下進行沒收，沒收的東西堆在一個大坪上，再經過羣衆的同意，立即分配應得的東西給羣衆。吃得的東西又是一個處置，就是殺豬煮飯，讓羣衆大家吃一頓」（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同時，「分發東西要快，好一般羣衆不敢要時，則開始去找那些窮苦的青年婦女來擔取。因為青年腦筋純潔而有積極性，婦女利慾心特別重，最容易發動。同時發動紅軍中的羣衆將穀物挑到貧窮的工農家裏去，但不要一送即走，應向他做宣傳鼓動，去掉他們的懷疑心和恐怖心。另外一種方法，首

先把沒收的衣物一部份搬運集在適中的地點，但不要離土家的房子太遠，須望得到，然後號召羣衆來散發，以引起他們大多數人一種不夠失望的心理，接着加以鼓動，直接領他們到土豪家裏去挑取東西（見「赤匪反動文件彙編上」）。由此可知，中共的民衆運動，是以小惠小惠來收買民衆。

後來收買的方法也無用了。於是中共便採取恐怖政策，實行燒殺。在燒的方面，像江西宜黃的棠蔭，「鎮民僅有二千五百戶，今僅三百餘戶矣」。崇仁的倉崗，「山前山後五里內之房屋，全被燒毀」。而連花「沿途所見田無耕者，屋無居人之劫後慘情，誠令人目不忍睹」（見「贛皖湘鄂視察記」）。在殺的方面，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都所在地之瑞金，「據該縣縣公署民國十三年之調查，全縣人口約有二十八萬人，至瑞金收復後調查，僅有人口十四萬人，這一半已去的入口，除少數因避匪禍流亡在外尚未回來，及一部份被迫加入匪軍西竄外，其餘都是無疑地被殺了」（見「赤匪反動文件彙編」）。尤其是在「肅反」之名義下，被殺的人更多。中共會自供的說：在打A B團時，「把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犯錯誤的黨員與舉衆都與A B團的問題連繫起來，甚至發展到達工農羣衆都不能信任了」。「專憑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亂捕工農份子」。「依靠肉刑，苦打成招，以殺人爲兒戲」。「特別嚴重的是不分首領，尤其不分工農份子，都一律同樣處置」（見中共「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中共爲甚麼要這樣燒殺

呢？就是因爲民衆不贊成它。反對它，而中共則惱羞成怒，採取此種恐怖政策，以威迫民衆，裹脅民衆。

中共用威脅、利誘、恐怖的方法以做民衆運動，民衆是不是就贊成它，擁護它而爲它所用呢？結果適得其反，民衆都紛紛反對它，歡迎國軍打倒它。這是中共過去在江西不能立足，而不能不作二萬五千里逃命的原因。如果民衆贊成它擁護它的話，那又何必逃命呢？所以事實告訴我們，過去中共在農村所做的民衆運動是失敗了。

現在中共又在所謂「解放區」用威脅、利誘、恐怖的方法做民衆運動，企圖動員民衆來做它的「有生力量」來擴充它的軍隊和地盤，以反抗政府，擴大叛亂。中共在其機關報刊上，大肆宣傳，「解放區」的民衆是如何的愛戴它，擁護它；是如何的自動「參軍」，爲它作戰。其實這都是一些鬼話，「解放區」的民衆，除了在它的法西斯統治、特務統治、恐怖統治之下，有誰愛戴它擁護它，又有誰願意「參軍」，爲它當炮灰呢？這我們不要說別的，只看去年蘇北逃出來的幾十萬難民，就是粉碎中共的虛僞宣傳。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解放區」的情形吧。中共過去在「蘇區」是實行「打土豪，分田地」來引誘農民，現在在「解放區」則是用「清算」與「鬥爭」來鼓動民衆，用「減租減息，倒租倒息」政策來引誘民衆。但是民衆是否鼓動起來了呢？我們不必置一詞，請看中共的自供。最近中共「晉綏邊區政府」說：「減租減息政策，由分區到縣，由縣

到區，以及傳達到村幹部頭上，都是沒有地主就鬥富農，沒有富農就鬥中農，有的甚至鬥到貧農的頭上去。無限制的退和與清理舊債，有的竟至清理到光緒年間。又由清債變為清理工帳，有的竟至清出其祖宗三代的時代。因此，不僅沒有把羣衆發動起來，相反的大大打擊了羣衆的生產情緒。富農當然要縮小生產，甚至連翻了身買了地的貧僱農，也不敢大膽生產，怕種的地多了要被鬥爭。羣衆認爲「這年月遷就過了不死就行」，以爲誰有了就要鬥誰」（中共「晉綏區普遍羣衆運動的指示」）。這不是中共不打白招，自己說明了其民衆運動的失敗嗎？

「解放區」的民衆是否歡迎中共，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安東的事實來說明。安東經國軍收復後，中央日報有一個特派員，在安東市中央飯店，與該店的老闆談起中共過去在安東清算鬥爭的情形，那老闆唏噓了幾聲說：「安東遭的劫數，真是一言難盡。日本小鬼壓迫了十四年，整天提心吊膽過着牛馬式的生活。小鬼投了降，滿想從此可以在光復的祖國大地上，享受安居樂業之福，不料由山東方面過來了一羣「水八路」，老百姓於是遭了殃，逃的逃，跑的跑。在起初還好，漸漸的變了面孔。他們施行的是三頭政策，就是（一）點頭：在起初假面具未揭以前，甚麼事都點頭說好。（二）搖頭：過了不久就變了本來面目，開始鬥爭清算，甚麼事都不好講，祇是搖頭。（三）砍頭：日子長了，一副猙獰面孔整個露出來，隨便給老百姓加罪名，稍一不服，立即砍頭，手段殘忍，

人民戰戰兢兢，說不定那時就沒了命。今天開會鬥爭，明天開會清算，召集一幫流氓地痞，陷害無辜百姓。鬥爭清算出的錢財和物資，都入了「八路」的私囊，地痞跟着胡混。等到富庶之家都被算空了以後，就臨到這一羣走狗自己的身上，把過去分得的零錢和東西，還得被「八路」清算了去，結果弄得兩手空空。還顧慮說他們壞話，接着就加罪名要了他們的命」（中央日報「劫後安東巡禮」）。這裏所說的情形，完全是實在的。中共的「三頭政策」，不僅在安東是如此，在其它「解放區」也是一樣的。由此可知，在「解放區」的民衆，不論貧民富戶，在它的「三頭政策」之下，在它的「清算鬥爭」之下，都是要遭殃的！富人變成窮人。窮人變得更窮！而且稍一不慎，它就要了民衆的命。像這樣的共產黨，有誰會擁護它歡迎它呢？

老實說，共產黨在「解放區」，對於民衆雖然慣會施用一點小恩小惠，但也無論如何不能挽救它失敗的命運。因以民衆心裏明白，共產黨是用一點餌來引他們上鉤。如果一上了鉤，那就要完全受共產黨的支配。而且中共在沒收地主富戶的土地財產，對民衆給了一點小恩小惠或一塊小土地之後，又往往用「公糧」、「慰勞」、「優抗」、「集中」、「邊幣」等名義收回，尤其還要民衆去「參軍」，去當「民兵」，把他們放在第一線去送死，去做肉彈，去當炮灰。稍有不滿行爲，就會被加上「頑固」、「反動」、「國特」等罪名，燒殺隨之。「解放區」的民衆，在中共的法西斯統治、特務統治、恐怖統

沿之下，真是有死無生，動彈不得。這好像是生活在地獄之中，祇要有機會，沒有不出來的。加以中共到處破壞鐵路，搗毀鑛山，挖掘堤岸，焚燒房屋，破壞工廠，把城市與鄉村弄成一片焦土，使民衆生活更加痛苦！中共此種盲目的破壞行爲，實與土匪無異。所以「解放區」的民衆說：「共軍比土匪還壞」。「八路是甜蜜嘴，辣蒜心」。民衆的認識，的確是一點也不錯。當二十八九年的時候，在徐海一帶，流行一個這樣的歌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一掃光」。這歌謠當然是中共造的。但是到了三十年以後，當地的老太婆把這歌謠加上了兩句：「咱但願中央一掃光，不願你叫咱大娘」（徐海一帶對年長婦女尊稱爲「大娘」，中共在徐海對婦女非常客氣，常以「大娘」稱之）。由此也就可知，「解放區」的民衆對中共是何等的厭惡了。所以傅作義長官說，中央每到一地，等於是對該地的民衆打了防疫針，以後共產黨再來時，就決沒有一個民衆再傳染它的病了。這的確是一針見血之言。這就是中共在民運上的失敗，也就是在政治上的失敗。

中共是民衆運動起家的，它在中國的發展，得力於民衆運動很大。它的軍隊與地盤，實在是利用抗戰以動員民衆發展游擊而擴大起來的。現在實際的教訓，已使民衆認識了中共的真面目，它完全是以民衆爲工具，利用民衆，欺騙民衆，犧牲民衆，爲它一黨的私利私益，而做危害國家民衆的工作。因此，民衆已開始厭惡它，反對它，紛紛離

開它。中共已喪盡民心了。像這樣的一個黨，它還有前途嗎？我們可以斷定，除了失敗，中共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六 中共在宣傳上的失敗

在宣傳上，中共的技術是很高明的。它常常假借民主，冒充革命，用各種時髦的口號，來欺騙國內的人民，混淆國際的視聽，並捏造種種罪名加於其敵對者的身上。但由於中共的宣傳「並不顧及事實，尤毫不顧及真理」，因此中共之虛偽的與惡意的宣傳，終為國際人士與國內人民所識破，而使中共無所施其技了。現在我們就從國際與國內兩方面來指明中共宣傳之失敗吧。

在國際宣傳方面，由於中共有國際背景，有其「祖國」之支持，因此，中共要宣傳甚麼，其第三國際所屬的各國共產黨，就予以聲援，彼此呼應，在世界各國替中共大肆宣傳。所以世界各國的輿論就無形中受它們不少的影響。這是中共在國際宣傳上之有利的條件。但是事實終歸勝於雄辯，中共在國際上加諸國民黨及政府的惡意宣傳以及誇耀自己的虛偽宣傳，雖然能收效於一時，但是時間稍久，中共的宣傳便宣告破產了。這裏讓我們舉出一些事實來加以證明吧。

第一、在抗戰時，共產黨向國際宣傳：「中國共產黨人是與日本打仗的，而中央軍則否」。以捧中共而出名的美記者史諾(Hugh Snow)說：「戰爭七年以來，中共與日軍交戰九萬二千次，斬傷敵軍一百一十萬人，俘敵十五萬人；在同一期間，中共軍傷亡四十萬人」。照這位捧共專家所說的看法，中共軍之抗日是如何地英勇，其戰果是如何地偉

大呵！但是我們把史諾的話稍加分析，就發現他的「牛皮」是「吹破」了。七年中九萬二千次仗，是每天打卅六仗，或是每隔四十分鐘便要打一次仗。在這些戰役中，中共的軍隊雖然大部份僅只有土槍，地雷，或其它一切能拿得到的武器，可是依此推算，他們擊潰敵人的數目，差不多一點鐘二十個，或每隔三分鐘便要打死一個敵人！這樣一來，在這長長的七年中，恐怕共軍不分晝夜都在與日軍作戰中，連吃飯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世界上有這樣的戰爭嗎？這真是神話，有誰會相信呢。所以美國國會議員麥達（Walter H. Judd）指出：「自從一九三七年九月以來，中立觀察家從沒有看到過任何東西可以說得上「戰鬥」的發生於共產黨與日軍之間，而在另一方面，他們都實在在在看到中央的軍隊和日軍有過幾次的大戰。……日軍並無嚴重企圖要摧毀主張抗日的共產黨基地，但日軍都不斷地發動攻勢打擊蔣介石的基地和他的軍隊，他的軍隊據說是「不抗日的」，這不很奇怪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在美衆院之演辭）？另一方面，麥達又指出：「共產黨真正抗日的宣傳，可以拿日軍的行動來答覆。……七年以來日軍從沒有過進攻延安的企圖，我希望有人能告訴我其中的道理。脅威日軍安全的力量，日軍能置之不理嗎？去年夏天我們在華南建立空軍基地威脅日軍，他們就不惜犧牲進軍千里來奪取這些基地，這倒是一個有力的反證。因此，我們只有一個結論：日本很聰明地看到直接攻擊中國非常困難，削弱中國的最好方法是使共產黨繼續擾亂中國統一，破壞重慶政府

的威信，從內部去摧毀中國。所以日本對付中國和我們的真正「秘密武器」，就是中國共產黨（同上）。我們看了裘達先生這些話，便知中共過去在國際上宣傳：「中央軍不抗日，祇有中共軍抗日」，便完全破產了。

第二、中共向國際宣傳：「國民黨是法西斯主義者，而它的極權政治正阻止共產黨人來建立民主主義」。中共此種宣傳，的確曾經有一個時候，使英美人士以為「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這當然是不瞭解中國政治情形的人士，才會相信中共此種惡意的宣傳。但是稍微明瞭中國政治情形的人，就決不會上共產黨的當。僑居中國甚久之賀希夫人說：「予非華人，而論列中國國策，似有未當。……惟予個人常有一項感覺，即一般外國人士對共產黨所盡之力量，每每過譽，而對中國主體所盡之力量，即使更為偉大，反末以應得之讚語加之。荷予之意見能生些微效用，則予願以之贊助國民黨之組織及其領袖。因（一）予個人認為國民黨較共產黨更為民主而開明；（二）予認為國民黨過去領導中國人民，成績斐然，而中國人民未來之自由真正希望，亦寄諸國民黨；（三）就一般言之，中國國民黨代表中國人民之意志，較之共產黨更為確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在社評中指出：「中國國民政府現因尚未如吾人所盼望之完全民主化，然其所予之自由希望遠較中國之另一「政權」即中國共產黨為所者大。國民政府不但承諾於長期之訓政時期後建立民主，且已開始向敵對黨表示民主」

。另一方面，中共向國際宣傳，誣 蔣主席爲法西斯主義者，爲專制獨裁者。這在國際輿論上的反應，是對中共的誣蔑予以駁斥！美國的時代週刊在「魏德邁和中國」（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一文中說：「多年以來，蔣委員長及國民黨，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對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表示寬容。但延安共黨方面傳來的仍然是懷疑和不信任的冷笑」。又「世界之命運繫諸中國」（一九四五年六月）「讀者文摘」一文的作者M。伊斯基與J。B。鮑威爾指出：「共產黨人想建立些甚麼樣的「民主政治」？從他們的領袖那裏，我們聽到：是一個「蘇聯式的無產階級獨裁」。不但蔣介石，即使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只要反對這種獨裁。那麼便會被罵作「法西斯」。……在抗戰期中，蔣氏始終允許共產黨的報紙——新華日報在重慶出版，但毛澤東甚至連一個國民黨的記者或無黨派的記者，都不准進入延安。在蔣委員長這裏，固然有着嚴厲的新聞檢查，可是在毛澤東那裏，是根本沒有一張自由報紙以供檢查」。從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在歐美人士的心目中，誰是法西斯，誰不是法西斯，誰是民主，誰不是民主，是分辨得再清楚也沒有的了。而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開幕並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後，更使國際人士認識中國政府已大踏步走上民主道路了。所以魯斯爾元帥在離華聲明中說：「國民大會確已通過一民主之憲法，憲法各重要方面，均與去年一月各黨派政協會議所定之原則相符。通過之憲法，既已包括共產黨所要求之各項要點，而共黨竟認爲不宜參加國大，殊爲

不幸」。在這裏，馬帥雖未直接指責中共爲破壞民主，反對民主的黨，但却證明了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民主的黨與民主的政府。從此，中共在國際宣傳上誣國民黨爲法西斯，爲一黨獨裁，便更無所施其技了。這裏我們可以舉一例來加以證明。今年一月二十三日，英國上議院開會，辯論中國時局問題時，工黨議員林德賽有子在延安工作，因受其子之宣傳影響，發表荒謬意見，建議「由美英蘇三國對中國的時局從事自由協商」，並誣國民政府爲「一個自由與民主還不及現時的弗朗哥政府」。林德賽的意見發表後，整個上議院爲之嘩然！艾爾文議員反駁說：「林德賽似乎已忘掉中國現存的國民大會，它是包含着中國各大政黨的代表。所遺憾的，只是共產黨沒有參加」。泰弗亞議員予以駁斥說：「在他的記憶中，他從沒有聽到過任何演詞，比林德賽的發言更足以妨害中英兩國的邦交的了。他希望中國人不要以爲林德賽是工黨，以爲他的話就可以代表現政府的觀點」。林德賽似乎有些遺憾，因爲美國供給中國的軍械，一部份曾經用去打共產黨。「我不知道林德賽是否相信：一個政黨是否有權力用軍隊去和政府作戰？可是在我們英國，是不容許這樣幹的」。又說：「當他在中國時，發現中國個人的自由，比英國的還要大」。司法大臣喬維特代表政府答覆辯論說：「英國在莫斯科宣言中，曾經擔保不干涉中國的內政事務，今後將要嚴格遵守這一個諾言。中國的事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英國繼續承認 蔣主席領導的國民政府爲中國合法的政府，英國並且將繼續支

持該一政府，實現統一與民主，這些是我們向來一貫的政策」。經過一場激烈辯論的結果，林德賽完全失敗，後來他還自動撤銷了他的建議。這一個例子說明甚麼，這不僅說明了工黨議員林德賽的失敗，也說明了中共國際宣傳的失敗。中共誣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爲法西斯，爲不民主，並希望國際干涉中國的企圖，是完全破產了。

第三。中共向國際宣傳：「國民黨及其政府，破壞和平。掀起內戰，欲以武力消滅共產黨」。中共此種將其一手破壞和平的責任加諸國民黨身上的惡意宣傳，歐美人心的裏是雪亮的。紐約太陽報早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就指出：「近年以來，中國國民政府之言人，堅稱中央每次竭誠與延安談判，均屬半途而廢，共黨對於中央之每次讓步，均得寸進尺。今由朱德致蔣委員長電文之立場，已證明上述指責之不誤，渠忽視中央命令，似非堅持搗亂不可」。去年七月英約克郡郵報指出：「中國目前危機，共黨應負大部責任。此種危機，實爲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之令人沮喪之結果。當時蔣主席曾就中國各黨派（包括共黨）所要求之各點，作連續之明顯讓步，是以和平前途，似獲確定。嗣後共黨聲明反對，遂拒絕參加國民大會，自此與國民政府公開作戰」。其間國軍對於共軍之進攻，曾迫不得已而予以抵抗。而自政治協商會議後，和平商談亦時斷時續。而和談之爲中共的軍事進攻策略，國外人士亦洞若觀大。美國對華政策協會稱：「中共之根本策略，不過擬利用和平商談以遷延時日，俾得乘機鞏固其地盤，自蘇聯取得

軍備，在東北編練軍隊，滲入國民黨轄境，並設法離開美國對於蔣主席之同情與援助（一九四六、九、八紐約聯合社電）。又紐約時報稱：「另一談判，似又將開始，不過即使有確定結果，可能又爲共方另一戰略之後退。蓋經驗已告知吾人，中共或正運用另一手段，以便獲得一喘息之機會，而捲上重來也」（一九四六、九、十五社評）。而馬歇爾元帥在離華聲明中則坦率指明：中共「爲擁有一百餘萬軍隊者。余未曾能確知中共最內層人物態度之發展，然最爲確切不移者，即中共數月以來所遵循途徑，表示其不欲獲致公平之妥協，甚至使彼等與政府代表坐而舉行會議討論各項既定問題，亦成爲不可能之事。其後中共提出最後要求解散國民大會，恢復一月十三日前之軍事位置，此種條件常非政府所能接受者，中共乃藉之中斷談判」。是誰破壞和平，是誰掀起內亂，其責任屬誰，我們看了這些話，用不着再說甚麼了。以上大都是美國輿論之評述。現在我們再看英國的輿論情形如何。據大公報倫敦特派員黎秀石本年二月十二日的報導，英國一般輿論「指責延安是中國內戰的禍首。共軍拆毀鐵路，封鎖城市，直接破壞國民經濟。中共拒絕參加國民大會，最近更關閉和談之門，一一證明中共存心分裂中國。爲甚麼先要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雙方軍事位置才能談判和平？這不是等於地盤主義嗎？與往日的軍閥有甚麼分別？至於憲法問題，共產黨之不承認主義也是意氣之爭。他們指責國民大會通過的憲法爲「偽憲」，因爲共黨沒有參加國大。換句話說，如果共黨參加的話

，國大便是合法，憲法不是私生的了。合法非法的關鍵，全在共黨是否願意參與。中共是中國的一黨而已，豈能代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中共如果是忠於國家的話，他們所爭的便應該是憲法本身是否完善，而不是他們會否參加制憲的自私問題。中共批評國民政府不民主，但延安不也是一黨專政嗎？設若中國共產黨能排除極端主義，爲着國族的利益放下武器，用政治手段爭取政權，中國人民必不會遭遇今日內戰的災禍」（見三月九日「大公報」）。由此可知，英美兩國的輿論，都一致認識到壞破中國和平而掀起戰爭之火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於是中共想把責任推在國民黨身上的國際宣傳，便又宣告破產了。

中共爲甚麼要向國際宣傳：「中國共產黨人是與日本人打仗的，而中央軍則否」，「國民黨是法西斯主義者，而它的極權政治正阻止共產黨人來建立民主主義」，「國民黨及其政府，破壞和平，掀起內戰，欲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呢？其目的就是要在國際上孤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使美英諸友邦在戰時及戰後停止援助國民政府，甚至於把它們的援助轉向於中國共產黨，這樣使國民政府陷於孤立無援之中，便可以拖垮或打垮國民政府了。但可惜中共的國際宣傳並沒有收到效果，它的歪曲性與惡意性，完全被外國人士所識破。結果陷於孤立的倒不是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而是中共自己。中共在這方面是完全失敗了。

在國內宣傳方面。由於一般投機份子，如民主同盟諸人，借民主的口號，做中共的尾巴。來謀個人的出路。中共宣傳甚麼，他們也跟着宣傳甚麼，推波助瀾，爲虎作倀，不惜爲中共張目。做中共的宣傳隊。因此，國內有少數人民及一部分青年，爲他們不擇手段的方法所欺騙，而認識不清，而被他們所利用，陷於迷途而不知。但是中共對於人民與青年的欺騙，祇能欺騙於一時，不能騙於永久。而基於事實的教訓，往往粉碎了中共的欺騙宣傳。現在我們就從事實上再來說明中共對於國內人民宣傳的失敗吧。

第一，我們要指出的，就是中共宣傳「愛國」的失敗。遠在抗戰前，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汪精衛國民政府極力準備抗日之時，中共以國民政府未馬上對日宣戰，而誣爲「賣國政府」，對國民當局則誣爲「賣國黨」。另一方面，中共假借「愛國」之名，提出「倒×抗日」的口號。那時正是中共借「紅軍」「蘇維埃」運動的時候。它看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件，進佔東三省，認爲是進攻蘇聯，因此，大叫「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及「保衛蘇聯」的口號。於是中共之一「抗日」，便變成爲「保衛蘇聯」而「抗日」了，而中共之「愛國」，也就變成不是愛中國而是愛蘇聯去了。尤其是當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夜時，日本進攻滬。政府派軍援助十九路軍，而中共則猛攻贛州以牽制之；二十二年日本進攻長城各口，政府派軍北上應援，而中共則又猛攻撫州以牽制之，於是中共便與日本盡了裏應外合的作用。及至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發生，政府宣佈長期抗

戰，這一方面固然是把中共以前所宣傳的「政府賣國」，「政府不抗日」的誣蔑給洗清了；同時，另一方面又一次證明中共與日本是互不侵犯，是裏應外合的。在抗戰中，中共雖然高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實際上是假抗日之名，以擴充其地盤及武力，儲備內亂的資本。在抗戰中，誰不知道中共游而不擊，不打敵人，專打友軍；又誰不知中共破壞軍令政令，設立銀行，擅發鈔票，設立學校，擅收學生，破壞國家的金融與教育系統呢。所以中共宣傳政府不抗日，祇有中共才抗日，這不僅國際人士知道它是一種欺騙宣傳，就是國內人民也沒有那一個不知道這是中共的一種欺騙宣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豈是中共能掩遮得了嗎？勝利後，中共大作反美宣傳，把在戰時，從精神上與物資上幫忙我們抵抗日本並與我們並肩作戰，及在戰後，又從精神上與物資上幫忙我們受降、遣送日俘、恢復交通的美國友人，當作敵人，大加反對，誣美國為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又把國民政府與美國訂立的互惠平等的「中美商約」及「中美航空協定」，誣為「新不平等條約」，並謾罵國民政府為「賣國政府」。中共此種喪心病狂的行爲，馬歇爾元帥曾指出：「此種宣傳係故意對美國政府之行動、政策、及目的加以誤述與謾罵，並不顧及事實，尤毫不顧及真理，顯係用心誤導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引起激烈之反美情緒」。中共的用心確是如此，但是它反美的宣傳是失敗了。它雖然曾經利用北平女生被強奸案，及製造上海勸工樓血案來掀起反美反政府運動，但是人民已識破了它的陰謀，因此，

中共的企圖完全失敗了。這裏要特別指出的，就是去年二月間，蘇軍在東北違反協定延期撤退，侵犯我國主權，運走我東北物資價值四十萬萬美元，使我國工業化要延遲半個世紀。蘇軍此種危害我國家之行爲，稍有愛國心者，沒有不表示憤怒而提出抗議的。因此，引起了「一、二、二」的愛國大遊行，羣衆高呼「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蘇聯應切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蘇聯應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蘇聯必須歸還在東北搶奪的物質」、「反對蘇聯一切新要求」等口號。此種愛國遊行，由重慶瀾漫全國，形成一個廣大的愛國運動。但是中共把這種真正的愛國運動，誣爲「排外」，詆爲「反動」，而且爲蘇聯辯護。美籍女記者阿特里自延安視察返北平後，論到中共時說：「談及東北問題，彼等關心蘇聯之利益恆超越中國之利益，且常巧妙的代蘇聯辯護。……彼等工作雖甚努力，但值得悲觀的，則是國際上所加諸中國損失之重，彼等竟多漠視也」。又英名作家沈森於訪問延安歸國後，在「新聞記事報」爲文稱：渠在延安所感覺最不愉快之情形，即爲「共產黨人士雖一致讚揚蘇聯，外均有不欲討論中蘇關係之趨向，而蘇聯在東北之佔領與搬運東北之機器，以及在大連旅順之情形，則均爲共產黨所漠視」。由此可知，中共關心蘇聯，漠視中國，其所愛的國便不是中國了。所以中共所高叫的「愛國主義」，對於中國來說，實在就是「亡國主義」。「一、二、二」愛國遊行指出中共爲中國的「新漢奸」，「赤色漢奸」，這是一點也不錯的。中共的「愛國」宣傳，完全破

產了。原來宣傳「愛國」者，就是「亡國」者。

第二，我們要指出的。就是中共宣傳「民主」的失敗。中共是一個主張無階級專政與一黨獨裁的黨，它之宣傳「民主」，完全是用以欺騙國內人民，聯合其它黨派，以便攻擊國民黨，奪取政權。民主之在它，祇是一個幌子而已。所以中共對於真正實行民主的國民黨，大加反對。在抗戰前，國民黨召開國民會議。通過約法，實施訓政，中共則組織「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而反抗之。在抗戰中，中共指責國民黨的訓政，為一黨訓政，為「包辦」為「獨裁」為「不民主」。因此，一再催促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還政於民。這個時候，中共的宣傳是振振有詞，有少數黨派及青年，竟墮於它宣傳的迷霧中，而發生不清楚的認識。但是抗戰勝利後，政府召集政治協商會議，與共產黨其它黨派協商完成政治民主化，擴大政府基礎。並定於去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而中共則以種種方法破壞政治民主化之實施與阻止國民大會之召開。國民黨與政府乃不得已將國民大會延期至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開會，以早日「還政於民」，完成「政治民主」。然而中共不但不遵守政協決議參加國大，反而根本反對國大之召開，並反對其它黨派之參加。及至國大如期開會後，中共又主張停開國大，解散國大；而且在國大已經通過民主憲法，並經政府正式公布後，中共更提出荒謬要求，主張取消憲法。由於中共此種行為，充分暴露了它反民主反憲政的醜貌，使國內人民及其它黨派，完全認識了

中共宣傳民主之假面具。像各省民衆團體通電譴責中共之拒絕參加國大，及青年黨，民社黨之先後脫離中共的御用組織——民主同盟，這便證明中共之民主幌子，已經被戳穿了。而中共在「解放區」內之暴力統治、特務統治、恐怖統治，更使人民及一般青年認識了中共之專制獨裁的真面目，像這樣的黨，還有甚麼資格來談民主呢？中共的「民主」宣傳，是完全破產了。原來宣傳「民主」者，就是「反民主」者。

第三，我們要指出的，就是中共宣傳「和平」的失敗。抗戰勝利後，世界需要和平，中國尤需要和平，和平當然爲大家所喜愛的東西。但是中共一方面宣傳和平，一方面又製造內亂，並把破壞和平的責任加在國民黨及政府的身上。其實破壞和平者不是別人，就是表面上竭力宣傳和平的中共。正如它之利用「民主」做幌子來反對國民黨及政府一樣，它又利用「和平」做幌子來掩護它對政府的軍事進攻。中共放出「和平」的烟幕，以欺騙政府，欺騙人民，欺騙世界，的確佔了不少的便宜，而擴大了它的武力和地盤。但是「和平」的假面具終於是要揭破的，而且揭破它的「和平」假面具的不是別人，就是中共自己。中共的叛亂行爲否定了中共的「和平」宣傳。遠自民國三十二年五月起，政府即與中共開始和平談判，希望避免內亂。但是中共對於和談毫無誠意，始終抱着破壞和平製造內亂的宗旨。因此，在抗戰勝利後，蔣主席三電毛澤東來渝商談國是，經簽訂雙十協定，實施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不料墨藩未乾，而毛澤東返至延安，

即命令共軍進攻歸綏，包頭，破壞國內和平。後經政府再四忍讓，馬歇爾元帥苦心調處並曾數次下達停戰命令，而中共則仍對國軍攻擊如故，並且變本加厲。像三十五年一月政協會議開幕後，政府於十日頒發停戰命令，限於十三日午夜起生效，而共軍則於十三日午夜起向國軍進攻；二月二十五日「整軍基本方案」在渝簽字後，共軍則利用蘇軍在東北延期撤退之複雜情勢，進攻東北阻止國軍接收東北主權；六月七日政府下令東北國軍停止前進。初限期十五日，繼又延長八日至月底，然而中共對政府的答覆，是「中原軍區」李先念部分股向豫西、鄂北、皖西竄擾；七月中在蘇北發動攻勢，威脅京滬；八月延安發佈「總動員令」迫攻濟南青島，圍攻大同；十月共軍圍攻保定，威脅平津，陝北共軍進攻榆林；十一月政府發佈全面停戰令，自十一日正午起生效，而各地共軍對政府全面停戰令的答覆，則為全面總攻擊。殆國民大會閉幕後，中共更提出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前之軍事位置及取消憲法這兩個荒謬條件，以關閉和平之門。今年二月初，政府仍擬作最後的努力，以恢復和平談判，派張治中將軍前往延安商談，而中共反發表橫蠻無理的談話，予以拒絕。這一連串的事實說明甚麼，就是說明中共決心破壞和平、實行叛亂。因此，使國內人民完全認識了中共的真面目，而紛電政府實行戡亂，討伐中共。至此，中共的「和平」宣傳，便完全破產了。原來宣傳和平者就是破壞和平者。

中共為甚麼要向國內人民宣傳它「愛國」，而且主張「民主」、「和平」呢？其目

的就是想以這些好聽的時髦的口號，以欺騙國內人民及一般青年，反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並企圖由此獲得人民與青年的同情，以擴大內亂，奪取政權。但可惜的是中共之「亡國」、反「民主」及破壞「和平」的行動，完全否定了它花言巧語的宣傳。當中共「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假面具被揭破而現出真面目來時，於是便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於是中共對國內人民的宣傳又完全失敗了。

總之，不管中共的宣傳技術，如何高明，如何巧妙，但是由於「既不顧及事實，尤毫不顧及真理」，祇是有意的以「誤述」、「謾罵」、「捏造」、「造謠」、「中傷」、「分化」、「挑撥」、「離開」的「惡意宣傳」，加諸人家身上，這有甚麼用呢？適足以暴露其黨之毫無政治道德而已。結果自食其果的，不是別人而是中共自己。須知「事實是勝於雄辯」的。國民黨雖然拙於宣傳，但由於它既顧及事實，又顧及真理，所以它在國際宣傳及國內宣傳上，反成了功，而失敗的倒是巧於宣傳的中共。這就證明在宣傳戰術上的「以拙制巧」，使國民黨獲得勝利了。我們可以說，中共在國際宣傳上及國內宣傳上都失敗了，而且今後還要失敗，正如它在主義、政治、軍事、文化、民運上的失敗一樣，它在宣傳上絕對挽回不了它失敗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之失敗

六八

七 由延安看中共之失敗

中國共產黨自從拒絕和談反對憲法以來，由去年十二月起，就已實行全面叛亂，陰謀以軍事投機來掩飾其政治失敗。中共中央曾決定用三個月不斷的全面進攻，爭取無數次的勝利，以爲今年三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取得國際聲援的張本；幷以之穩定軍心及所謂第三方面人士的情緒，奠定此後待久消耗戰的基礎。這幾個月來，中共在隴海路、津浦路、膠濟路、平漢路、山西和東北，作過大規模的流竄戰鬥，並且在魯中與陝北，企圖進行負隅頑抗的決戰。

國軍在政府統一救國，剿匪救民政策之下，不得已而用兵，於三月中旬進攻陝北，不到六天，就克復了中共盤據十三年號稱「民主聖地」的延安。朱毛及中共中央狼狽潰敗之際，對延安老百姓說：他們不久就要重回延安，接着又在瓦窯堡廣播，說進攻陝北國軍就要受到嚴重打擊，現在已經郊一個多月了。中共陝甘甯邊區政府所屬的三十一縣（市）已被國軍收復了三分之二，中共保衛邊區的隊伍，消滅的消滅，逃散的逃散，剩下的沒有二分之一。照形勢看，再過一個月，或者就會被全部肅清了。中共爲什麼會這樣慘敗？我們由延安來看，實在是十分明顯，任何巧妙的誇大的欺騙的宣傳，都掩蓋不了這鐵一般的事實。

中共保衛延安的軍隊，有十六萬之多，一半是正規軍一半是民兵，還有陝甘甯邊區

的民衆一百多萬，受了中共的組織和訓練有十二年之久，男女老幼，都可協助軍事，再加上了晉南晉西北的援兵，可以動員十萬以上，說起來實力，不能不算是很雄厚，至如地勢之好，地形之險要，那更是不消說得。但當胡長官宗南的軍隊發動攻勢以後，採取穩紮穩進，猛打迅速的戰術，兩軍入馬同時併進，除開在金盆灣，臨真鎮，大小嶗山及延安近郊，各打了一日或半天的激戰之外，國軍如入無人之境，一直就到了延安。共軍兵潰如山倒一直就棄甲曳兵而逃，瓦窰堡之戰同延安一樣。共軍後方首腦部一被摧毀，其餘的軍隊，就簡直不能佈成陣容。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又是證明了什麼呢？這是證明了共軍的不堪一擊。共軍的那樣誇大宣傳。爲什麼到了最緊要的關頭，又這樣的不堪一擊呢？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政府用兵，是爲了統一，爲了救國，爲了救民，中共的叛亂是破壞統一，出賣祖國，殘害人民。第二個原因，我們曉得單憑軍事投機，欺騙戰術，避實擊虛，取巧制勝，是靠不住的，一遇到國軍以實擊虛，以拙制巧的戰術，他們就不得不全面失敗了。國軍光復延安，一方面由於胡長官指揮有方，將十英勇效命。另一方面就是戰略成功，戰術勝利。第三個原因是中共軍事力量的脆弱。祇要國軍穩紮穩進，猛打速進，他們就黔驢技窮，一敗塗地。中共延安的慘敗，可說把它過去對軍事力量一切誇大的宣傳，完完全全的證明出來了，暴露出來了。中共現在祇望在山東的東華戰場勝利。如果山東國軍也同陝北國軍一樣，那末中共軍事的失敗，就再沒有幾個月可以

維持了。因爲匪區一天天縮小，沒有兵、沒有糧、沒有彈藥、沒有援兵。這樣要想再作困獸之鬥，死中求生，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由延安來看中共軍事的失敗，可說是無法挽救的。

中共在延安，貼標語對聯說：「上下五千年中國惟一天堂地，方圓近萬里世界第二極樂區」。但是延安的老百姓，在這天堂極樂區，事實上受到的，比地獄還要痛苦，因爲沒有一個人有自由，白天晚上都是恐怖，有十分之二的人吃鴉片烟，流氓乞丐也到處都是，所謂豐衣足食，男耕女織，兵強馬壯，學文學武，祇是說好聽，都是騙人的話，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育樂，沒有一個問題解決了。

中共最近政治上的主張是講民主，說建設，宣傳反美愛國，邊區的參議會據說：議員是「三三制」，中國國民黨無黨無派各份三分之一，一年開一次會，實則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參議員都是被指定的。建設方面，雖然墾了一點荒，但有砍了很多樹，路沒有修，水利沒有辦，工廠更是絕對沒有，寶貴的時間，多半都浪費到開會說空話，唱高調上去。

行政上負責的人辦起事來，都是推、拖、拉。經濟合作人員，不是貪污腐敗，就低能無能，在政治上，可說中共除了在偽裝的民主，武裝的社會，兩句話上，爲着政治的欺騙，軍事的投機，作了很多欺騙的宣傳，虛偽的工作而外，其他方面都是失敗的。

至於反美親蘇，反對政府，自稱愛國自衛，在羣衆中間曾用了不少言語、文字、口號、標語及秧歌圖畫從事宣傳，但老百姓多不感興趣，這來證明他們政治主張的空虛與失敗。

中共在陝甘甯邊區，曾經擬過三年經濟建設計劃，但沒有實行，陝北地廣人稀，地瘠民貧，土地問題并不嚴重，中共也沒有澈底解決。過去是用的減租息辦法，卅二年起，才開始大分田地，加強鬥爭清算。邊區經濟政策，主要是種植鴉片，販賣鴉片。毛澤東爲着這一政策，曾遭黨員民衆反對，在其幹部會議中他說：共黨有三條路可走，（一）全體黨員解散。（二）大家準備餓死。（三）普遍種植鴉片，套換外界物資，以維邊區生活。結果是採行了，這種飲鴆止渴的經濟政策，是中共在經濟上最大的失敗。

中共的金融財政，全靠濫發紙幣維持。各種名稱，各種樣式，各種價格的紙幣及流通卷都發了，但因無準備金，所以也毫無信用。

中共在陝北辦了四個公司，經營土產鹽業運輸及百貨，分屬於黨政軍高級機關經營，還辦了很多私費公營的合作社，但成績并不佳，流弊亦百出。

各種經濟政策及措施，都在不擇手段，榨取物資，剝削民衆，竭澤而漁。這還不是失敗嗎？

中共對於宣傳，一向自鳴得意，但由延安看來，他是失敗了。

他們宣傳民主、和平。事實上却是毛澤東一人獨裁的共軍叛亂，延安老百姓天天在壓迫恐怖下過生活，在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口號下出錢出力。

他們宣傳反美政府同愛國自衛，事實上他們又愛蘇聯，說莫斯科是世界第一極樂區，延安是世界第二極樂區。

他們宣傳國軍野蠻，逢解放區的人便殺或是活埋，事實上國軍收復延安，除了戰場殺傷外。沒有殺一個人，而且立即對老百姓施放急賑，醫療疾病，優待俘虜，獎勵自新投誠的共軍。

他們宣傳共軍紀律好，真正保護人民，號稱人民解放軍，這次共軍自大小嶗山潰退，智龍的參謀長正式下命令，拉扶擄掠，不論吃的穿的用的，都要不客氣的向老百姓取用。

他們宣傳壁壁清野，用武裝脅迫民衆離家，不許與國軍見面，并打毀一切傢具，運藏物資，埋放地雷，但老百姓離家不遠就躲起來，不同共軍合作，不隨共軍行動，不毀傢具，不埋地雷，就回家與國軍合作。

中共宣傳說：毛主席兩個星期以後，就要再回延安，但他却一去不復回來，而且一個多月沒有消息，究竟中共中央逃到那裏，躲到那裏去了，他們也不敢聲張，這些事實都證明中共的宣傳是完全失敗了。不但在延安失敗，在各處都失敗，從此中共的宣傳爛

惑，他們也不會聽不會信了。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經營了十多年，對陝甘甯邊區的老百姓已極盡威迫、利誘、組訓、懷柔的能事，用了千百個新名字討好老百姓：什麼開明地主呀！勞動英雄呀！模範戰士呀！小恩小惠、美人計、秧歌舞，凡是可以維繫人心，鼓勵士氣的辦法，却使用盡了，但結果又是如何呢？

國軍在收復延安前夕，在金盆灣附近，消滅共軍一個團，打死共軍一個旅長，附近老百姓都莫不高興，都一致的說：「國軍打得好，共軍垮得好」。

賀龍所部在崂山附近傷兵很多，要他們的黨政工作人員找老百姓要三百件担架，找了兩天，祇找到十二付，老百姓都躲起來，不同共軍合作。

延安的老百姓同中外記者說話，沒有一個對共產黨有好感，人人都說中共一切都是假的，好話說盡，壞事作盡，尤其使得老百姓家家妻離子散，人人坐臥不安，他們痛恨極了。老百姓都傾向國軍同中央政府，當他們看到蔣主席肖像，知道蔣主席派人犒慰，他們都高興極了，感激流淚，相信從此他們家人可以團圓，可以真正自由解放。

共軍狼狽潰退，紀律敗壞，怨聲載道，逃亡投誠的人，到處皆是，他們看到老百姓不同他們合作，都感到垂頭喪氣。

國軍進入延安之前夕，朱德還在延安指揮，他要守延安的團長繼續死守，團長回答

是辦不到，不可能，弄得朱德逃走時痛哭流淚的離開延安，這是被俘官兵講的。

中共內部有兩派，主和主戰辯論不休，朱德周恩來等都沒有實權，實權是在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幾個人手裏，是少數人集權，要多數服從少數。

中共同共軍內部的青年，都已開始動搖，他們都懷疑中共的政策，軍事失敗，政治經濟一天一天沒有辦法，宣傳失敗，士氣一天天消沉，人心一天天散失，由延安陝甘甯邊區的不守，和很快的失敗，證見中共在其他任何地區都沒有僥倖得勝的機會，即使他們還寄最大希望於華東的陳毅，與東北的林彪，並且在山東山西和東北作困獸之鬥，但陳毅林彪本身的存在，月來即發生了問題，更可證見中共的一切失敗，都會同陝北延安一樣，很迅速的就失敗，中共自絕於國人，自外於中國，祇要國民政府改組之後，統一建國政策能貫徹，國軍將士更奮發英勇，則中共全部失敗也許就在最近，希望全國軍民努力同心，新中國的前途得見光明。

結 論

我們已經用事實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在主義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民運上、宣傳上及在延安之失敗，由中共這次失敗的事實當中，使我們獲得了如次的幾個結論：

第一就是中國不需要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共產主義是主張國際主義的，它是不要國家，說甚麼「工人無祖國」，完全不合中國的需要。須知中國所要求的是國家獨立，是主權與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講不要國家的國際主義，中國所要講的是要國家的民族主義。信奉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中共，彼等坦白宣稱為國際主義者，因此，他們沒有中國觀念，他們只認蘇聯為無產階級的祖國，所以他們高叫「擁護蘇聯」，普貼「莫斯科是世界第一樂園，延安為世界第二樂園」好標語，對於蘇聯在東北搬走我們價值四十億美金的物資，他們竟為之辯護，而且公然要求國際干涉中國內政。可見馬克思共產主義在中國，變成了賣國主義，亡國主義，馬克思共產主義在政治方面是主張蘇維埃主義，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也為中國所不需要，國父在民國十二年，與越飛發表聯合宣言，早就昭示我們：「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但是中共不遵守國父的昭示，曾在中國成立所謂「蘇維埃政府」，美其名曰「無產階級專政」。結果蘇維埃政府變成「暴民政府」。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地痞流

俄專政」。過去中共在所謂「蘇區」以及現在所謂「解放區」所實行的暴民政治，其對人民之暴虐，較之日本軍閥法西斯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有人稱中共爲「赤色法西斯」，這真是一點也不錯。這樣，馬克思共產主義在政治上便成爲法西斯主義了，這當然爲中國所不需要。中國所需要的是真正主張民主政治的民權主義。馬克思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是主張用階級鬥爭流血革命的方法，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馬克思這種方法，在實業發達之「不均的社會」，也許可以實行！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專制使用不着「國父」。中國現在祇需用民生主義的辦法：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便可「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同）。這樣，便可以和平地解決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不必要經過流血革命。中國共產黨製造階級鬥爭，組織軍隊，想用武力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由於「共軍」之到處燒殺，到處搶劫，到處流竄，挖掘鐵路，搗毀鑛山，破壞工廠，摧毀中國整個國民經濟，連原有的社會經濟都被破壞無遺，還談得到甚麼共產主義。所以馬克思共產主義在中國，變成了搶產主義，毀產主義，破產主義。由此可知，中國不需要馬克思共產主義。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而國民黨的成功與共產黨之失敗，便是中國需要三民主義不需要共產主義的證明。

第二就是中國不需要共產黨。由於中國不需要馬克思共產主義，因此，奉行馬克思

共產主義的黨，也當然爲中國所不需要。我們在前面曾一再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黨，中國之有共產黨，實非中國之福，而爲中國之禍；實非人民之利，而爲人民之害。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禍國害民的黨，記之二十年來中共禍國害民的事實，的確是絲毫不爽！本來照社會進化的觀點來看，共產黨應該是一個革命的進步的黨。俄國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及克倫斯基政府，實行社會主義政策，改變俄國社會經濟制度，並推動俄國歷史前進，俄國尚不失其有革命性與進步性。就是其它各國共產黨，以和平方法，求其國內政治經濟的改造，亦不失爲一進步的政黨。祇有中國共產黨，它用土匪流寇的辦法，實行軍事叛亂，它用封建割據的辦法，破壞國家統一，這根本是違反國家的需要與歷史的發展，它是要使中國歷史倒退，而不是要使中國歷史前進。所以中國共產黨名稱上雖然很時髦，而實際上是一個反動的政黨。「橘逾淮則爲枳」，共產黨在中國也變了質，它是假借共產冒充革命的反動派，它是反對中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之正統的邪道。所以中國共產黨是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敵人，是中國進步的障礙物。像這樣反動的政黨，我們中國還需要它嗎？當然是不需要的！

第三就是必須消滅中國共產黨，才能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中國既不需要馬克思共產主義，又不需要共產黨，但是中國由於第三國際的人工泡製，却又有共產黨

，而且已經成爲了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敵人及中國建設的障礙物，那末，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當然非消滅中國共產黨不可。蔣主席告訴我們：國民革命的第一個敵人就是滿清政府。滿清政府到了末期，政治腐敗，社會紛亂，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其政權的維持，實岌岌不可終日。經國父宣傳革命，喚醒人民，於辛亥年武昌起義，就把滿清推翻，建立民國。那時清廷的滅亡，乃爲時代所淘汰，辛亥革命不過加速其崩潰而已。辛亥以後，民國成立，北洋軍閥，盜竊國政，這是國民革命的第二個敵人。由於北洋軍閥既沒有信仰，又沒有組織，祇是爭權奪地，互相殘殺，完全違背時代潮流，與違反民衆的利益。於是十五年北伐之役，便把軍閥打倒。這也是由軍閥自己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必爲時代所淘汰，北伐之役亦不過加速其滅亡而已。所以蔣主席說，滿清政府與北洋軍閥，尙不能算是我們頑強的敵人，我們遭遇到頑強的敵人，是在北伐以後，一個是外在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個是內在的敵人，就是中國共產黨。日本帝國主義者，可以說是國民革命的第三個敵人；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是國民革命的第四個敵人。這兩個敵人，皆自有其信仰，自有其組織，其憑藉勢力的雄厚與平鬥爭技巧的險狠，皆非滿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所能企及。因此到了這個階段，我們國民革命的進行，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國民革命第三個頑強的敵人，我們經過八年的血戰苦鬥，已經把它打倒。現在所留下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這

是國民革命第四個頑強敵人，亦即中國革命建國最後的敵人，尙待全國軍民作最後的努力而予以消滅。那末，我們要怎樣來消滅這個最後的敵人——中國共產黨呢？針對它之所以能生存的三個條件：憑藉共產主義，以資號召；潛伏國內社會，實施陰謀；利用國際組織，以爲聲援；那末我們的辦法應該是：第一就要力行三民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第二就要嚴密國內組織，防止共匪潛伏；第三就要加強聯合國組織，對抗第三國際。我們能夠做到這三點，就必能消滅最後的敵人，——中國共產黨，建設新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

